

內人衆往來蹤跡靡定曾奉有

諭旨令駐藏大臣給與路票應請令達賴喇嘛將所管大小廟宇內喇嘛數名開造清冊並令噶布倫等將衛藏所管地方及呼圖克圖等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稽查等語應如所請嗣後務須開造具清冊實力稽查設有未銷路票私行來往者一經查出將該管之番目等從嚴究治庶立法既備而匪類潛蹤之弊可以永杜矣

一福康安等奏蒙古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一款查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原屬事所常有但必須西寧辦事大臣行文駐藏大臣彼此關白給有執照方可以資查考而杜私越今據福康安等奏稱向有稟知駐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是竟漫無稽察既體制况由藏前越青海經過三十九族番地即與各外番相通尤不可不嚴定章程以資稽核福康安等奏請嗣後凡過蒙古王

公等延請喇嘛應令西寧辦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寧辦事大臣等語庶此各有關會來時往日皆可按照而稽求杜私相往來之弊應如所奏辦理至所稱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喇嘛亦必須稟明駐藏大臣領照方許前往等語查前次福康安等奏拉特納已都爾呈出原立合同每年唐古忒人前往陽布朝塔抹拭白土一節曾奉諭旨此事竟可永遠停止今若准其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而獨不准其前往陽布轉致廓爾喀聞知生疑莫

如概不准其前往庶不致稍有歧異所有喇嘛赴各外番朝山禮塔之處應毋庸議

一福康安等奏嚴禁私用烏拉以恤番民一款查達賴喇嘛雖有私用烏拉之處從前僅由達賴喇嘛給發牌票之處並不關白駐藏大臣已屬未為周妥乃近日凡噶布倫戴琿以及從前達賴喇嘛用事族屬竟有私用烏拉之事則供應食用一切多行給取擾累番民皆屬勢所必有殊非仰體

聖主體恤番民一視同仁之意嗣後應如福康等所奏喇

嘛者目人等私行往來概不得擅用烏拉亦不許私發信票遇有公事差遣須用烏拉之處必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發給用印牌票標定號數沿途始准應用

一福康安等奏罰贖不公及私行抄沒家產之弊應行嚴禁一款查衛城藏地方蕃俗相沿遇有唐古忒蕃民爭訟及犯人命竊盜等事多係罰贖減免原不能按照內地律例科罪但仍其舊制亦必須按其罪名之輕重定罰贖之多少今據福康安等奏稱近年以

來該管之噶布倫朗仔轄密木等剖斷不公意為高下遇有家道殷實之人於議罰本例外加至數倍並不全數歸公侵漁飽蠹又或懷挾私嫌竟將偶犯小過之人控詞回明達賴喇嘛輒行抄沒家產請嗣後罰贖多寡按照向來舊制譯寫一本交駐藏大臣核擬辦理其查抄家產之例除婪索賍數過多者應回明駐藏大臣酌辦外其餘公私罪犯俱令憑公究治嚴禁私議查抄等語臣等查核該處罰贖之例按罪罪定罰自應定有成書用照遵守福康安等所稱譯寫

舊例一本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之處該處所存舊例是否妥協亦應令駐藏大臣詳加閱核如有未為妥善之處正可乘此甫定章程之時妥為酌改其婪索賍數過多者亦令駐藏大臣悉心酌核從重議罰其私行查抄家產之處似可永遠革除該處噶布倫等無從捏詞架禍而挾嫌逞私之弊可以不禁自息應如福康安等所奏辦理

一福康安等奏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地酌送以節糜費一款查上年福康安到藏時原經查明該處工

布地方產礮布達拉現存火藥即係該處配造隨即  
差弁前往製造

奏明辦理在案今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火藥二千餘觔現據福康安等查明工布製造火藥所需價值雖較內地稍昂然以運腳比較則節省至三十餘倍之多是既省運解之勞又可節浩繁之費自應就近製備以歸簡易現在軍需案內運送火藥已到藏者除軍營用去外尚有餘存已據福康安等派員分貯前後藏高燥地方足供數年操演之用俟現存火藥將

次用竣祇敷兩年備用之時再行在藏配造應如所  
奏辦理至所稱赴工布酌造火藥若由駐藏遊擊派  
人前往致恐擾累番民並慮有私造偷漏之弊應由  
駐藏大臣發給印票交噶布倫派誠寔番目前往製  
造解藏等語查遊擊所派之人固不可信而竟交噶  
布倫差委番目前往亦未必盡能妥協臣等酌核嗣  
後藏內允遇應赴工布酌造火藥時應核定每年操  
演火藥數目由駐藏大臣飭令遊擊選派千總等弁  
並令噶布倫派誠寔番目同往工布地方製造運送

赴藏庶可彼此互相稽查或可杜擾累透漏之弊至  
需用鉛丸既據福康安等查明藏地產鉛甚少自應  
俟軍營存剩鉛丸將次用完時與火繩一體由川省  
運解應用其所稱軍營用餘弓箭留於前後藏撥給  
官兵撥防又進兵時所鑄炮位十三尊撥給後藏二  
尊令於操演時試演準頭其餘十一尊交布達拉存  
貯之處應如所奏辦理

一福康安等奏達賴喇嘛賞給噶布倫古琿等房屋莊  
田不得私行佔據一款查藏內噶布倫古琿由達賴

喇嘛撥給房屋原俾養贍身家兼資辦公自應照內地衙署庶俸之例俾現充之人居住管理一經事故出缺即應交代後任方為協允若噶布倫等據為己有則更換一人又須另撥一分商上房屋莊田有限勢必不敷分撥且非核實辦公之道今據福康安等奏請與濟隴呼圖克圖確切查明允噶布倫戴琿等應得房屋莊田既有定額則卸任之人無從侵佔冒濫接任之人亦無須另籌撥給寔於藏務有裨一福康安等奏商上喇嘛透支錢糧之弊應行禁絕一

款查喇嘛等支給錢糧原為隨時養贍之資自應按期放給既不容稍有冒混亦毋許稍有剋扣方為慎重錢糧體恤僧衆之道若准預期支放不但喇嘛等易滋浮冒朦混之弊即經手之人亦難保無藉端舞弊之處今據福康安等奏向年以來商上支放錢糧每多先期透領嗣後應令按期支食不許絲毫預領應如所奏交濟隴呼圖克圖隨時查核若因嚴禁預領支放或致短少剋扣即將支放之人查明究治以除積弊以歸核寔

一福康安等奏各寨租賦應按年征收清交商上並查明  
明逃七絕戶隨時豁免以恤番民一款查各寨番民  
輸納租賦自應照內地征收之例年清年款其有逃  
七人戶田畝已經荒廢者亦應查明免征毋致徒滋  
擾累方足以昭核實而示體恤今據福康安等奏藏  
地各寨應交租賦物件距藏地較近者係派濟仲第  
巴往征遠處寨落均由各處營官征收送交商上而  
不肖之濟仲第巴營官等將收來租賦拖延不交致  
啓侵漁之弊甚或將本年租賦收清復將明年租賦

開征逃亡人戶亦不豁免商民頗形苦累嗣後應令  
商卓特巴立限嚴催征收之濟仲第巴營官等年清  
年款不得違限拖延亦不得先一年預征其各寨逃  
七絕戶實在田畝拋荒即將該戶租賦豁免俟有佃  
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等語應如所奏飭令商卓特  
巴督同濟仲第巴營官等妥協辦理隨時稽察使經  
手征收之人無由任意侵蝕而番民等仰戴

皇上從容輸納得免追呼益可永臻樂利

一福康安等奏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

通事人役一款查廓爾喀向化投誠按期入

貢除呈進

表文外尚有違呈駐藏大臣稟帖等稟帖須熟諳番語番  
字之人通譯明晰方為妥便前經福康安等於進兵時  
奏在<sup>明</sup>巴勒布商人中擇其誠樸可信者帶往<sup>軍</sup>營備譯  
番稟其諳悉廓爾喀言語卡邊界番亦酌帶數人作  
為通事傳譯言語俱令互相比對以免舛誤今廓爾  
喀業已傾心歸順重譯來王所有通字譯字人等自  
宜酌量增設現據福康安等奏稱駐藏大臣衙門向

設譯字房通事一名祇有譯寫唐古忒字之人從不  
曉通廓爾喀字跡言語即唐古忒番民內亦惟近邊  
一帶向通廓爾喀言語字跡雖殊尚有兼通之人應  
請添設廓爾喀認識廓爾喀字跡人役一名通曉廓  
爾喀言語通事一名並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  
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應役等語  
應如所奏添設俾益昭殊方象觀之咸其所設通事  
譯字二名需用日給口糧亦應照所請每名日支銀  
六分四厘三毫九絲照例一體支給以資食用



一福康安等奏廓爾喀貢使往來應酌派文武官員護  
送一款查屬國梯航不遠萬里抒誠納

貢競赴

闕度廓爾喀以從古未經賓服之區畏

威戴

德自請五年一貢遣大頭目賚

表來京

瞻觀仰蒙

聖恩允准

王會之隆尤為史典所罕觀但該貢使等深歷衛道藏綿

長自不可無官員護送俾得行旅胥安今據福康安

等奏稱每過貢期令廓爾喀酋長將貢使跟役人數

由何路進口之處預行稟報駐藏大臣即委糧務文

職一員會同定日守備親赴邊界點明人數預備烏

拉送至前藏駐藏大臣酌加賞犒一面

奏明一面飛咨四川總督差派文武在打箭爐等候貢

使自前藏起身即於前藏遊擊及前藏糧務內差委

一員護送至察木多再令察木多遊擊及該處糧務

輪派一員接護前進行至打箭爐再交四川省選派  
文武護送赴京等語應如所奏嗣後廓爾喀貢使進  
京駐藏大臣及四川總督均各派委員并層層接替  
護送迤行其貢使回國亦照此逐段護送以仰副  
聖天子綏懷遠人之至意其藏內官員送至察木多即可  
回藏於本任公事亦可無虞貽悞以上各條臣等謹  
悉心會同公議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國朝奏疏卷二十四

蕭山 朱樛 雲木 編次

武備

海防

請移江寧提督駐鎮海口

林德馨

請飭江寧巡撫綢繆海寇

陳 斐

陳海防積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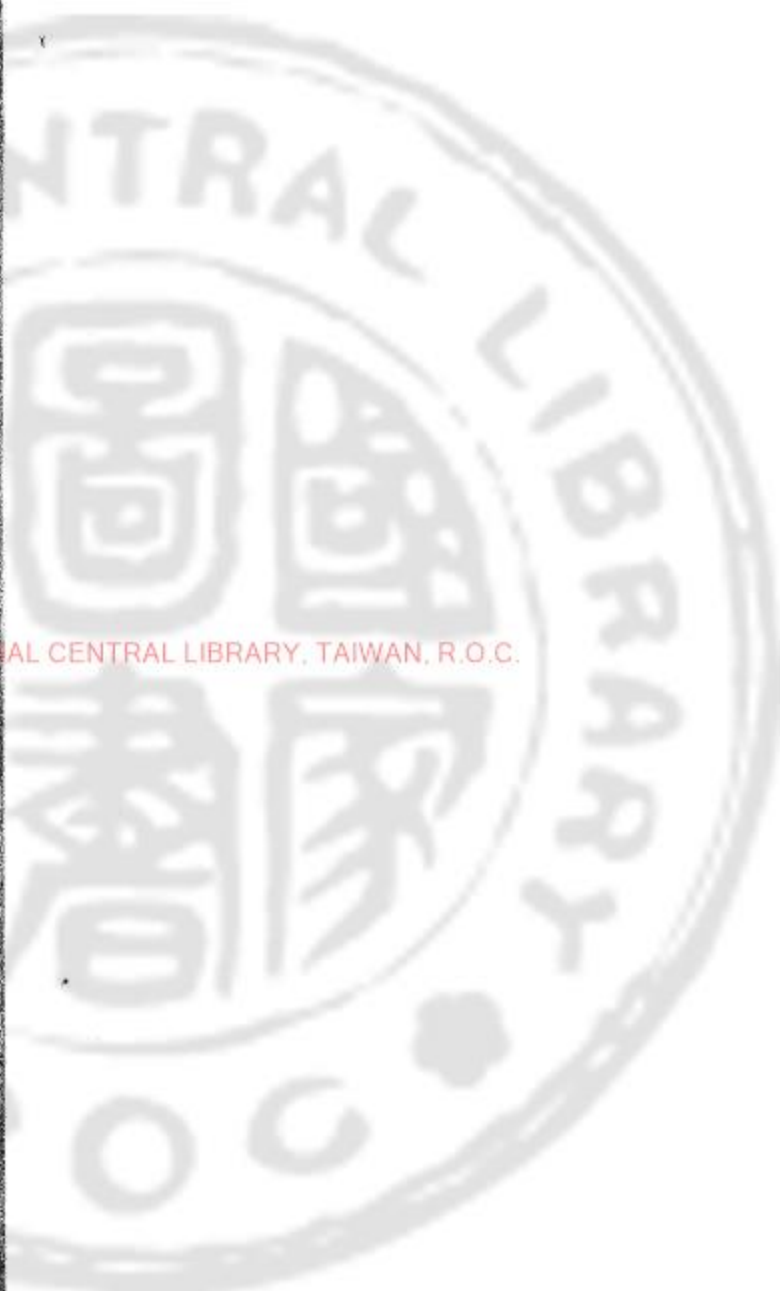
蔡行馨

陳靖海三策

姚廷<sub>延</sub>啓

請除遷移邊民之令

李之芳



請開臺界之禁

范承謨

請臺灣永歸版圖

施琅

陳沿海要務

李衛

定巡洋會哨之法

喀爾善  
吉泰

議寬臺灣客民携眷之禁

吳士功

嚴海口稽查之法

李治運

條陳稽察海洋漁船章程

吳士功

籌巡防海洋事宜

莊有恭

籌巡哨海島事宜

郭世勳

籌海防政治

福寧

籌勦捕洋匪章程

倭什布

請移江寧提督駐鎮海口 順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臣 林德馨謹

奏為分鎮臣以控海口移快船以練水師濟濟西北咽  
喉鞏固東南半壁事竊照

國家財賦多取給於江廣吳越而朝野血脉尤關通於

京原鎮水儀近乃以海上遊魂散於蹂躪內地既爾出

沒無忌未免驚阻商黎總以海口要害之地無控扼

之勝策一任海孽出沒而莫之制也為今計者急議

移鎮固矣而設防尤所必須業經科臣連章陳奏見



在部議然備艦建牙臣計得一愚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明季舊創江寧稱為留都設文武操江文則選之九卿督撫武則取之公侯世勲置有兵馬船隻以討軍寔而防巨測誠重之也我

朝定鼎為省官方之費議撤安撫乃移操江於上游樂見太平遂弛海防於不諱致濟蠢逆突興恣肆狂逞雖經小創未即安瀾則修艦飭師綢繆寧容刻緩乎然防勦之機權必得壯猷之宿帥舉之旗下恐於水戰未嫻再議攝兼又恐鞭長不及伏見江寧設有督提

武臣二員統轄滿漢官兵如阿克善管效忠者皆平日飲馬江干橫槊水渚大將之選無出其右者且標下兵丁多知水性與其駐劄省城秣礪有待何如分飭海口以禦不虞况兵係現兵無煩招募地皆汎地不謂越庖再

勅操撫駐節鎮江商確機宜協同調度至於舟楫之需臣更查得江寧馬快船向以備進貢時鮮及獻解織造等用今皆奉

旨蠲節見在六十餘隻灣泊江濱且船皆完整無論桅篷

器具無不畢備即一切舟子工食並不待周章又  
皆提督兵丁所熟識者計莫便於此惟

綸綍之一頒將澄清之立見於此臣更有請馬馬狼圖二山  
之設原以堵禦江口而今賊去不知賊來無備用茲  
紈袴徒損

國威宜即令分鎮督臣選用親信標下及智勇能幹之  
官具題充補乘潮出汎畫地分方懸之以賞罰之格其  
誰不鼓勵以圖功名於是而尚有闖入之海寇臣不  
信矣

請飭江寧巡撫綢繆海寇順治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陳棊謹

奏為封疆攸係請

飭撫臣小心綢繆以收桑榆事臣閱邸報見江寧巡撫周  
國佐有微臣剿賊拮据一疏其自叙辦賊捷功鑿鑿  
浮於紙上夫撫臣前報大戰奪賊窠穴方奉

旨確察真偽則其功之大小有無臣不能懸揣也但節鉞  
大臣當封疆重任固宜智深勇沉無事若有事事後  
若事中盡忠補過義不辭難乃盡瘁報

主之職分也張名振一海洋亡命耳輒敢懸師深入登金山瞰龍潭不謂不遠自春正至夏五不謂不久一旦飽欲颺去慮且包藏禍心撫臣於此追思往事竭力防護則名振之寇何得再行猖獗乃觀撫臣疏中有云大海望洋茫然無際忽彼忽此賊無定向以此責臣是吳地之被寇可歸咎於浙且可歸咎於閩等語臣竊嘆撫臣不惟欲謝已往之責並欲弛將來之擔矣尚何賴哉夫海之無涯戰鬥莫施者在外洋則然耳其近內者潮汐不常淺沙膠舟彼無所用其攻我

亦無所用其守其從入之路必由海口而海口有數故分汛設防以專責成如寇從閩之海口入則責成閩之封疆重臣寇從浙之海口入則責在浙之封疆重臣今寇寔從蘓松入口門戶失守流毒內地撫臣身膺蘇松長城之寄而不任其責咎將誰屬既往之事固已莫及而以後寇之入犯終莫有歸咎之地則任封疆者一誤何堪再誤乎今名振全軍如鳥獸散而眈眈之視不可嚮邇道路熟則計謀生脅從多則耳目衆萬一踵至則撫臣必曰大海茫茫已先事言



言之矣封疆復何恃哉伏乞

皇上嚴飭該撫於未雨之時預為綢繆之計使咽喉重地  
不致擾亂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東南幸甚海內幸  
甚

陳海防積弊

順治十六年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蓆謹

奏為遵

諭陳言仰祈

睿鑒以除弊害以圖治安事竊臣浙東浙暨儒恭沐

皇恩授臣海防任事以來歷有三載凜從諸臣工之後凡

開創經營無不鞠躬盡瘁圖報

皇恩於萬一然

君門甚遠臣言甚微遇有百姓疾苦方以不得盡力救援

為恨茲臣代覲來京恭逢

上諭許大小覲臣直陳地方利弊真千載一時正微臣繪

圖請命之日也臣在漳言漳在海言海漳海情形揣

摩已熟見聞亦確若知而不言是上負

朝廷下負殘赤亦何賴有此一官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非救民水火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何患海賊不化為赤子漳黎不即登春臺也所有條

議七款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弁兵之下寨宜禁也凡撥剿投誠諸兵馬雲屯於漳

城其米穀炭鐵麻草等項固軍中所必需而凡借軍

需為名以私圖射利者亦不少臣每見弁兵持私票

下寨堡或無銀強買而寨堡長畏威而不敢不從或

止持半價寨堡長亦不敢受而湊貨還銀其擁橋帶

馬兵從差擾酒食之費更所不計且本地刀棍勾引

汛兵挾讐報怨捏造風影款目遂擅細入營非刑嚇

詐更有負冤奔控或不受拘喚或把持問官有司受

其凌辱人犯被其搶匿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自今以

後惟祈

皇上嚴敕主客營將止許飭理兵馬剽禦賊寇凡民間事宜悉聽有司彖分所有置買貨值須悉照時價備銀交府府發縣縣發寨堡長寨堡長置貨繳縣縣繳府府交營將親收在府縣不過一舉筆之榮勞遂使兵民無雜擾之害凡有一弁員兵卒持私票入寨堡者聽百姓協擒解送公衙門會審定罪庶皇恩遍被於海陬而無一夫之不獲矣

一援剿之兵馬宜分也

朝廷設兵原以衛百姓城池非設城池百姓以衛兵也今中左與海澄漳浦雲霄雷詔安等處皆一帆可至則我兵急宜星羅棋列於海岸朝夕枕戈以待其重突未有安枕於府縣之城內俟塘報之既至而後出兵以應之者况相去甚遠出兵而賊已滿橐兵到而賊已登船更有會議遷延而賊已深入罄掠矣甚有百姓攜子抱女啼哭而望城投生畏避之兵反堅閉城門而不納賊每焚掠及城下而我不敢輕出一騎何也自今以後除滿州大兵投誠諸兵暫應畫界駐劄城

中以備居中調度接應但不宜民兵雜處為便其中  
左右三路援剿各兵如龍溪之石美城尚可修整駐重  
兵以扼賊船之首重如海澄與漳浦地方其銅山陸  
鰲元鐘南澳猶曰一水之隔耳至於浮宮方田之東  
南以及鎮海衛佛潭橋舊鎮杜嶼等處皆屬陸路我  
兵馬所能及者胡為棄置而不一顧况鎮海城民現  
在獨不宜民分一總兵以鎮其要害乎至於雲霄乃漳  
浦詔安兩縣之咽喉也查雲霄一鎮不過土著之數  
百步兵安能抵蜂擁之海賊萬一有事咽喉幾絕今

沿海一帶察有舊地寨可駐兵者急宜以三路之總  
戎度地分鎮其副將叅遊等員或百里一大營或五  
十里一小營其都守千把等員亦各分一汛地以專  
其任遠近聯絡勢如長蛇擊尾首應擊首尾應擊中  
則首尾俱應使賊不敢登岸而內窺所謂禦賊於門  
戶不禦賊於堂奧也兵既撤營於沿海則城中捉夫  
強買者少郡縣不憂其不鞏固流民不虞其不安集矣  
一水師之舊制宜飭也從來設一水師以防海而後設  
一海防者亦猶乎監軍也查舊制海防衙門原有

欽頒關防一顆春秋二時奉海道詳撫院委汎凡營兵之老弱虛寔糧米之有無冒濫弁員之課最賢否烽墩城郭之堅瑕修復皆得以覈報上司時時整勅今闕防未頒水師初立舊制皆蕩廢而不可問矣為今之計莫若悉照舊制凡屬海務水師應與海防官呼吸相應指臂互使調度兵卒分防水口要害嚴絕接濟棍兵不得徇情故縱至於沿海一帶每有倚冒勢焰故立墟場有如鱗次但知抽稅肥家不顧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則米穀麻篋柴油等物

無不畢集有髮無髮混渾跡貿易揚帆而去此接濟之尤者而有司不敢問官兵不敢動也自今以後凡近海通舟之墟場場毋論福興泉漳等處理應一體防拏凡有擅開墟者即立置重典不赦如此則接濟少而海寇之咽喉自絕故責水師以嚴緝接濟為坐困海賊之急著也

一蠹役之積弊宜清也自兩者協濟司餉下頒則大兵軍需糧草以致換班兵馬之夫役勢必取給於樓寨堡百姓目以分派上中下三等理勢然也今查漳郡

凡樓寨堡中紳衿衙役百姓雜處其間縣官不能親  
歷而查之全憑吏胥泚報其有以上作中以中作下  
者猶曰便宜在百姓也更有私行受賄以下作中以  
中作上且巧立名色以上作上上竟使百姓窮而無  
告或拆屋而完官或棄寨而私逃甚有得金而匿寨  
不報更有鄉紳勢蠹安坐而不敢泚使流民散戶獨  
當其苦以致搖役不均人民逃徙且若軍官粟一謀  
入手攫擁驕僕糾索百端或因一派十或折乾歸私  
仍捏造民欠而吞食不貲真無名之費反多於正供

自今以往惟祈

皇上申飭督撫大臣嚴覈正印各官通行禁示凡樓寨堡  
中所居之人照戶計丁照田計糧之多寡并查某戶  
業農某戶業商以分本末之輕重攢造定冊或仍照  
編審則例造報上司存案不得意為改移毋論鄉紳  
勢蠹期與百姓一體當差其有吏書受賄徇私者許  
同寨居民指名告首按以違

旨之罪其有私司徇情而不力為民清豁者罪亦如之庶  
殘黎之殘喘少甦蠹役之蠹弊得清矣

一闍寺之荒田宜報也寺僧之田惟闍獨多合一省而計之不下數萬畝自兵荒之後僧佃多死亡間存一二管理之人是僧去而寺存田荒而糧存也臣每見縣官催科比徵棧<sup>線</sup>敲撲而糧仍逋欠如故查明季有將田六分充餉四分焚修之旨曾下撫院通行在案而中寢焉今若仍做前議許聽寺僧自存四分為焚修之資自報本戶最荒者約六分為率率另編造一冊招募有力者開墾免其初年籽粒以抵牛種次年則輸穀若干石為官租以充兵餉十如一如租種學田之例其田給與帖照永遠得業以贖

八口或有投誠之兵願開荒田者亦如前法給與帖照令其永遠歸農仍編入就近寺田之家甲冊中責令該里長收租入官仍著稽其出入不許妄作非為如是行之既久則投誠之羽翼漸散貧僧之積累漸豁境內之荒田漸熟兵馬之糧餉漸增并兩者協濟之餉可漸減此一舉而數善備似可急舉而力行之也至於民田之荒者亦有萬計而沿海漳泉為尤多何也民非日就死亡而逃海而未歸也急宜相度形勢一一清查就近給與守海之援兵量口屯畝以自

繕仍以各隊之長綜覈勸獎既無抽手坐食之兵可  
戒輸運維艱之苦正示賊以且戰且守且耕有如岳  
軍之難撼有如戚將之屯田兵有固志民無二心矣  
若夫斟酌損益督撫院司諸臣自有因時制宜調濟  
相成之法在臣不敢預擬者也

一軍防之閒置宜併也二廳皆無錢穀之寄則二員皆  
屬閒冷之官既無軍可清官不必專設雖有海可雲  
而不可兼承臣於十二年隨定遠將軍世子督師至  
漳彼時兵馬雲屯極目荒烟如築城開路運糧備船

查接濟招流亡等項在開創之時頭緒多端需人料  
理今已三年漸見成平苟非庸材不難兼攝計減一  
官之冗費亦小補於軍需况福興泉亦逼近海邊而  
軍防止歸一廳則隣府之成例可做行也

一衛弁之徵糧宜罷也從來無愛惜百姓之武弁豈能  
寓撫字於催科一經徵比屯糧其不肖者竟與小甲  
衛差猫鼠作奸表裏分肥而歷年不楚者有之其稍  
有才者任意敲撲竭力苛求不顧民命之難堪徒縱  
虎脊之恣索相沿已久民若無告倘得歸併有司軍



民咸稱利便但縣官業有錢穀之任恐錄冗而難清  
莫若歸併清軍之閒廳則責成有專力其衛守備千  
總等員可裁者裁之其不可裁者仍令附城守協鎮  
標下聽差督管汛地官兵可也以上七款皆地方寔  
在情形臣見聞既確不敢壅於

上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陳靖海三策

順治十六年

工科給都事中

臣姚延啓謹

奏為請沛恩澤以收人心明賞罰以肅衆志廣鼓勵以  
振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輒敢乘虛突犯深入內地  
不過恃舟楫之長技乘風濤之便利狡焉狂逞然而  
遠維巢穴勢不能久飽掠思颺寇情懈怠此正天亡  
之日也我

皇上特遣禁旅指授方畧天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  
憤所觸殫心籌畫仰佐

宵旰之憂惟

皇上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心一曰緩逋負

皇上御極以來深仁厚澤久已淪肌浹髓四海歸心矣逋者因度支告匱清厘積弊錢糧節年積逋欠至數十餘萬有司畏於考成督責追呼不遺餘力甚至有民間完新而官以抵舊賣妻鬻子究竟不能結局者貧民皮骨俱盡而敲撲徒煩前逋未清後逋又積居官者既無出身之望為民者喪其樂生之心窮則思亂與其追之無益於國課而遠足以歛怨何如寬舊徵新大沛

皇上浩蕩之恩也至曾經賊之處尤望

特恩早蠲積逋以宏軫恤之仁否則殘破之餘又苦追呼必至戶口逃亡窮民皆化而為盜賊其所失豈特區區積逋而已哉一曰寬脅從

皇上代天臨民誰非赤子自海逆弄兵以來沿海郡縣疊罹寇患使防守將弁及有司官果能僇力同心何難櫻城固守無如將領平日不能先事預圖有司平日素無善政愛養一旦寇至手足忙亂各思自保妻孥文武將吏先已解體投戈滿城百姓誰不寒心喪膽

臣謂失事地方若將領有司能守而不執之民潛通  
賊寇賣城謀叛者此則罪不可赦必察明為首為從  
之人明正典刑以儆將來若文武官員不能倡率士  
民先無固志因而百姓惶懼開門納寇者若此則罪在  
將弁有司不得概責小民以失守之罪也竊恐大兵  
到日玉石俱焚若不分別逆順良民必遭屠戮伏願  
皇上推天地覆載之仁哀憫小民受賊驅迫勉強從順寔  
非本心

特敕大將軍督撫分別逆順勿濫及無辜以照

皇上好生之德則數百里生靈孰不敢感泣歡呼共祝萬年

有道之長耶萬一誅教太濫遠近聞之必皆震振怖惕

息一遇賊到愈加鳥驚獸駭是驅之使散矣夫此緩

速寬脅二者雖屬書生迂濶之論然人心既固賊勢

必不至蔓延寔根本之先著殄寇之要策也何謂明

賞罰以蕭象志白及在前使之冒死衝鋒外寇雲集

欲責其登陴誓此守宜以信賞必罰激發其忠義之

氣今失事者未必罰而敵愾者未必賞則士氣沮喪

惟怯不振每遇賊至弁卒望風先退民官覩顏納款

夫今之督撫即古之大帥也用兵之時可以便宜從事有功人員宜立行題叙不拘文武生員及在籍縉紳如有能保守一城一郡及殺賊破敵自效者生員百姓即與優錄在籍縉紳即加陞擢廢棄山林者即為舉用如犯罪革降者即議滴洗其奮不顧身以死勤事者本人贈恤仍錄其子孫誰不感激自勵至於倡逃逆賊及為賊通線買米助糧者立行顯戮如此則衆志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戰守皆有所恃矣何謂廣鼓勵以振軍聲欲滅海逆必先練水師

與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令操舟者使船如使馬而後可以制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於舟楫者正不乏人或飢寒所迫販鹽行劫亡命於波濤之中不加招徠必為賊用而戰艦者絕大者為水艦其小者為鳥船及八槳船工費浩繁非搜括舊欠所可照全取辦竊謂水師宜倣

咸京招民之例有能捐資招募精於水戰百名以上者督撫親試其技藝飛蒿篙運楫扒檣跳柁果皆熟嫻即與題請授職其有能傾家輸納數千金及數百金不

等助造船艦費用者亦為分別叙錄或犯罪流徒以下亦令輸助免罪如係本身所犯酌量議減其非本身而家屬連坐者果能急公慕義不妨竟與請豁以示朝廷法外之恩將見水犀精甲踴躍成羣鱗鱗巨載指揮四應可以投鞭斷流揚帆萬里矣以上數款或為根本之謀或資戰守之備伏見今日人心不固衆志委靡軍聲怯懦臣蒙

皇上養養有年恨不能荷戈執殳殺死行間敬漶草野之愚忠仰贊

廟謨之一得伏望  
皇上鑒宥採擇

請除遷移邊民之令順治十八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李之芳跪

奏為冒死條陳乞

俯恤民瘼以固

國家事山賊海賊何代無之但當制御有方使民獲寧  
宇未聞堂堂

天朝遷民避賊者也夫遷民之事勢至不可者今竊為  
陛下陳之

聖朝仁政以得民為本萬民歸心以輸納為先五省沿海

八卷通山會  
一帶遭逆荼毒以正供什派輸將恐後此足徵順民之大端而深可憐憫者也梁惠移粟孟子短之以重飢後世今

詔諭欲徙五省沿海邊民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明政不修逆闖犯闕北京淪沒我

朝興仁義之師驅除逆黨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一家今中左殫九之地不思征討遽遷以避其如天朝體統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胆破心驚今已遠遁臺灣所有餘孽或撫或剿呼吸可定

况沿海皆吾赤子一旦遷之鴻雁雁興嗟室家靡寧或從而逃去此歸彼是以民子教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嘗遷頑民於洛邑當得田園以復養之設庠序以教育之使其民知禮義而無異心今欲遷沿海一帶當日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去田宅撤家產別坟墓號泣而去是委民於溝洫也為民父母豈忍若是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薄土一夫受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尚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諭諭頒下欲酌給田宅安插移民無所措且當道者

未有虜置惟催趕日促使民而逃貧者不過數日糧  
富者亦且數月儲逼處內地無家可依魚糧可食飢  
寒迫而奸邪生不為海寇即為山賊一夫持竿四方  
嚮應其若之何所謂不可者五也鄭成功前年欲撫  
時求海濱二府駐防文武官長聽其選擇稅賦盡輸  
軍國之用欲納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持正以為不可  
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中當道者不思制插安民  
只欲盡以遷移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盡殲滅  
未能必盡降服而

國家先棄五省之土地人民所謂不可者六也江南魚  
鹽為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止數十萬土  
產之物百倍其利况乃日用之需鹽更五穀之輔一  
日無鹽物將日腐且土產年例解京從此而止所謂  
不可者七也夫郡縣內地亦類邊界以捍禦故

朝廷設邊界為郡縣藩籬示以衛民今兵不可守沿海  
盡遷其民移居內地則賊長馳驅直抵城邑其誰禦之  
不如分守內地之兵撥一半守邊界衛所聯絡鄉民  
以相助戰守使賊不敢晚視邊界如是則內地免守



所謂不可者八也當道者不為深謀遠慮搽一朝之  
權棄百姓過於反賊萬一不順問誰之咎臣本忠愚  
冒昧上訴稍有濟元元之命萬死不辭或以臣言為  
可採則臣死榮於生倘以臣為無可用雖臣不死亦  
何益於國伏望

頒除遷移之令下哀痛之

詔使民露

恩惠

國享長寧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請開臺界之禁

康熙十一年

福建總督臣范承謨謹

題為請開臺界之禁聽遷民墾荒株捕以裕兵餉而安  
民業事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國  
有經必有權茲當滇南告警變起倉卒一切關係疆  
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通時變者即不得概執執引經  
之說以疏於事先而忽以於未然也臣就閩省目前情  
形為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即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荒廢

二萬餘項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  
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廬舍畝訟化為阡陌老幼婦女輟轉  
溝洫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  
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人心皇皇米價日  
貴君不安插倘飢寒交迫而盜心生安保其常為良  
民者哉

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萬民甦生之會而閩地仍以臺寨  
為界雖云展界懇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一且臺界離

海尚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如憲接濟透  
越而此處等遷民徙前飄流忍死尚不肯為非今若與  
以常業斷無有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釘麻油鐵  
絲網布帛皆奸商巨賈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  
民亦無此資本何由而濟如憲迫近沿海難免寇踪  
侵掠夫海賊可以登岸之虞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  
入之小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守禦要害  
則寇亦無隙可尋設立水師原為控扼巖疆未有棄  
門戶而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外不無窺伺

伏乞

皇上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依前防備應更換者

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無以精請齎寇之憂與接

濟透越之慮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

着也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於魚鹽之利閩自禁海

以來利孔既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

追呼雖煩輸將仍緩兵之授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

處處添兵在在索餉安能反期協濟乎今惟有請照

木筏取魚事例容漁船沿邊採捕每十筏聯為一甲

行以稽查連坐之法遇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糧不

許多携米糧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海兵巡哨督押

漁筏朝出暮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

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二以充稅課此項錢

糧或借給遷民如有盈餘古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

數善備焉事有可行臣即相繼設施如不可行決不

致貽邊疆之患此兵餉裕而

國用足荒田懇而流離輯催科緩而人民安矣

請臺灣永歸版圖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琅謹

題為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睿鑒裁奪事竊臺灣地方東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

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及方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

離澎湖一大洋水路三更餘遙查明季設水澎標於金

門所出汎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遙臺灣一

地原為外化土番居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

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數萬人鄭芝龍為海寇

時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所踞糾集七命扶誘土番荼毒海邦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無時不屢

宸衷臣奉

旨征討親歷其地但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禾桑並盛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林遍處多栽<sub>栽</sub>修竹硫磺水藤糖麋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

布帛耳茲則未棉感出經織不乏且船帆四達絲綉踵至內地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寔肥饒之區險阻之域逆孽乃一旦凜

天威懷聖德

聖德納土歸

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

皇上天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若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則今臺灣人民稠

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一行徒棄安土重  
遷失業流離殊費經營寔非長策况以有限之船渡  
無窮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使渡載不盡苟且塞  
責則該地深山窮谷竄伏潛匿寔繁有徒和同土番  
從而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閩民急則踞險糾黨為  
崇造舟製軍器剽掠海濱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  
固昭然較著者也此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  
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  
處善能鼓惑人心兼有夾板船隻精固堅大從來海

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若以此地  
數千里之膏腴復依附泊必倡合黨夥竊窺海邊逼  
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然難保無虞彼時  
復勤師遠征兩涉大洋汪洋波不測恐未必再見成效  
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海中土地單薄  
界於臺灣遙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  
是守臺灣所以固澎湖也臺灣一守兼之沿途水師  
汛防嚴密各相犄角聲氣相通應援兼及可以寧息  
况昔日鄭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為巢穴以

澎湖為門戶四通八達游移肆<sub>虐</sub>任其所之我之師  
船往來有阻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在官兵星羅碁布  
風期順利片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  
臣蘇<sub>臣</sub> 撫<sub>臣</sub> 金鉉等會議之中部<sub>臣</sub> 撫<sub>臣</sub> 未履其地  
去留未敢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伏  
思

皇上建極以來

仁風遐暢

威靈遠振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

有血氣莫不<sub>臣</sub> 服以斯方拓之土奚難設守以為東  
南之藩籬且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可陸續汰  
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二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  
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  
將一員兵二十名<sub>道</sub> 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  
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將參遊等官定以三  
年或二年轉陞內地母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我

皇上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  
此地方新闢正賦糧餉殊宜蠲<sub>免</sub> 現有一萬兵食權



行全給三年後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於農可以濟用毋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島寔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地耕種猶可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卽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輸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惟去留之際利害攸關何敢不知而不言如我

朝兵力比於前代更為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矢志討賊扭於目前苟安為計盡遷五省邊民以避寇患致賊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臧延禍至

### 今重遺

朝廷宵旰之憂臣仰荷

皇恩高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餘生頻虞報稱末由熟審該地情形不敢不言蓋臣今日知而不言至後來萬一滌蔓難圖竊恐

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遣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留莫敢擔承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因會議之際臣雖諄諄極道難盡其辭在部臣撫臣且目所未經又不能深悉其情形是以臣

於會議具疏之外不避冒瀆以其利害自行詳細披  
陳但事關

朝廷封疆重大棄留出自

乾斷外臺灣地圖一張附進

御覽緣係陳臺灣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陳沿海要務

雍正六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臣李

衛謹

奏為彙奏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事竊臣身任重寄凡有

關民生者隨時察訪次第舉行查寧波府鄞縣之大

嵩十一十二十三都圍民田數萬餘畝離海十餘里

止嵩港一條日久淤淺內少支河以蓄淡水外無堤

塘以禦盪潮雨少即夏旱乾潮大又防浸灌十載之

中多半歉收上年偏災亦罹其患經臣飭委地方官

查勘若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內灌將  
嵩港淤河開濬深通自大礮頭至茶園止分浚支河  
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塘一條則  
蓄洩有資旱澇無患不但內地民田變荒瘠為膏腴  
而沿海十餘里塗田工竣之後初年可種植棉花二  
三年內盡可栽種禾稻一勞永逸寔為萬世之利  
又鎮海縣之靈巖大邱二鄉俱係內地平坦之田方  
廣約數十餘里中間向有大閘為上半鄉救旱宣洩  
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已圯廢以致兩岸荒蕩

萬餘畝棄置不耕即內地各田亦有水旱之虞若於  
浦口築塘內河修閘再地相形分建礮壩則兩鄉田  
畝歲得豐收荒蕩萬餘俱可成熟此二處寔皆大有  
益於地方緣工費各需鉅萬無有出處是以逡巡難  
行臣思此等有利於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  
今查有上年四川買回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  
外尚餘銀一萬七千餘兩臣各部存庫留充公用  
又臣前次奏明鹽務內折編溢銀二萬一千餘兩  
原留以抵修寧波府城等項公事之用今城工估計

不及萬金費尚有餘相應請

旨於此二項內撥用一欵成此美舉工完核寔題銷寔於海疆有裨再定海縣初名舟山遷棄開復其中曠土閒田甚多與新開之玉環山相埒從前報墾各戶不無隱佔今雖陸續首出尚恐未盡亦應於秋收後委員協同地方官查丈清理至于沿海偷運私米臣久既嚴行禁止令逐細訪察尚有應須變通防範者如台州之黃巖太平二縣素稱產米之鄉私運姦徒多於此地購買前朝因黃巖地方廣濶故割其鄉都分

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地界犬牙相錯遂將黃巖縣東門十里之外由蛟龍港至家子柵浦海門一帶地方皆歸臨海管轄而自寔則自海門離黃巖陸路止四十里海道止六十里其離臨海則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目前私運奸徒多於此處出沒在黃巖雖近而非該管之地文武不無推諉即有掣獲亦必遠解臨海往返需時在臨海雖屬管轄而鞭長不及稽察難周臣現飭台州府協會同查勘確議擬將臨海二縣所轄遠近不均之處酌量具題改定使界址聯絡

責成得專不第偷運之弊可除而士民完粮聽訟亦無舍近就遠之艱再海門原係衛所從前駐劄總兵控扼海口後始移鎮黃巖此地與台協前所兩岸對峙中隔椒江寬廣十里自黃巖至台郡必由此江橫渡府城食米向仰給於黃太二縣若禁其載米渡江則郡民有艱食之苦然由江入海片帆如飛以十里之江面之寬又係急流捷徑瞭望稍有不及即被逾越出口今雖兩岸設立照票兼用營汛覆記挨緝稽查而小艇扁舟紛紜雜沓終難盡絕因皆係陸汛並

無水師營船常州川巡察是以銅鑿難除臣擬於此處兩岸皆添設水師船隻令其往來巡察庶為周密以上各條臣雖早為籌畫原欲俟八月間巡查海汛時親身再加察勘舉行今巡期未可豫必不便因循稽悞為此一面附摺奏明請

旨一面次第盡心辦理如有應行會同大理寺卿臣姓桂酌議者自當彼此會商畫一似期仰副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謹

奏

請巡洋會哨之法 乾隆十五年

閩浙總督 臣喀爾吉善謹

奏為請定巡洋會哨之法以稽勤惰而重海防事竊照  
閩浙兩省洋海綿亘數千里北抵江省南接粵洋臺  
澎且達西南外番陀正對東洋各島其洋面險遠島  
嶼紛錯外洋賈舶與內地商漁絡繹往來汪洋浩瀚  
之中汛守防護所不能及惟藉遊巡舟師實力哨巡  
使奸宄無從窺伺商賈方獲安寧而遊巡舟師之寔  
力哨巡與否尤藉總巡大員親身督察無稍懈弛始

於洋面寔有裨益臣蒙

聖恩簡卑閩浙封疆時時以綏靖海洋為急務每當水師  
鎮將輪值巡洋之期嚴切囑付務令往來洋面搜緝  
島嶼嶼復不時派出備弁巡查南北兩岸察核勤惰茲  
臣就兩者巡洋官兵熟察其往來洋面情形詳覈其  
跟蹤會哨虛寔因知從前立法尚未周詳亟應酌增  
以程益寔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巡洋定例每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  
鎮臣照題定統轄洋面總巡各營照題定界址分巡

仍與上下接界總巡分巡官兵指定島嶼會哨是總  
巡會哨一法非所特聯絡聲援寔可稽覈勤惰今查鎮  
臣雖有總巡之責不定以巡洋限期會哨雖有指定  
界址未定有查驗章程現在各鎮臣未嘗不出洋巡  
查然必巡之期或疎或密巡歷洋面或近或遠竟無  
一定更或因辦理營務不能久歷外洋出巡未久隨  
報回棹者至如浙省定海温州黃巖三鎮因係水陸  
相兼巡期難以遍歷題定不時親身出洋更無一定  
程限總巡大員出洋督察之日少分巡將備千把懈

弛偷安勢所不免即使按期呈報出洋巡哨或灣泊  
近島或寄碇深澳其是否在洋梭織遊巡茫無稽考  
至於交界會哨惟憑一紙報文其寔於何處會哨亦  
無可徵驗洋匪窺伺巡歷稍疎乘間剝剗為害商賈  
殊非慎重海防之道臣查鎮臣總巡洋面近者不過  
數百里遠亦不出千里自二月出巡至九月撤巡計  
期八閱月為時甚久應請定以每兩月與接界總巡  
官兵會哨一次遇應哨月分上汛先巡北洋後巡南  
洋則下汛先巡南洋後巡北洋如浙省定海鎮先巡

北洋與江南崇明鎮會哨於大羊山後赴南洋與黃  
巖鎮會哨於石浦港黃巖鎮則先巡南洋與温州鎮  
會於沙角山後赴北洋定海鎮會哨於石浦港温州  
鎮則先巡北洋與黃巖鎮會哨於沙角山後赴南洋  
與閩省海壇鎮會哨於南關海壇鎮則先巡南洋與  
金門鎮會哨於門捕後洋後赴北洋與温州鎮會哨  
與南關金門鎮則先巡北洋與海壇鎮會哨於門捕  
後洋後赴南洋於南澳鎮會哨於將軍澳如此蟬聯  
遞相先後則上下兩鎮哨期不致歧誤可免守候耽



延之責督臣於各鎮應會哨月分先遣標下員弁齋  
捧令箭往赴會哨島嶼等侯必俟兩鎮會齊取具印  
會報文以為徵驗仍令各鎮將歷過洋面各營分巡  
防汛兵船逐一查點分別勤惰據實開報督臣察核  
懲究叅處其分巡營員會哨地界更囑屬近便上下洋  
面不出數百里應請定以一月會哨一次亦照總  
巡會哨之法上巡先北後南下巡先南後北定期於  
分界島嶼會哨其會哨時先令總巡鎮臣派船差弁  
齋令箭往會哨處所等侯必俟兩汛兵船到齊取具

鈐記押結通報如違悞不到揭報叅究如此立定限  
期實力督巡不特巡洋將弁偷安規避有可稽察即  
鎮臣有不實力督巡如期會哨者一經察出亦以規  
避巡洋叅處既符總巡之成例更取會哨之定效似  
於綏靖海洋之道不無小補至閩省臺澎水師與內  
地隔越重洋向例係副將總巡遊守分巡應請仍照  
舊例遵行臣因事關海防重務與福建水師提臣張  
天駿浙江提臣譚行義往返商酌意見相同謹繕摺  
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勅議施行再照閩浙兩省鎮臣總巡既請定期  
會哨其江南廣東二者洋面與閩浙連界應畫一定  
議遵行

議寬臺灣客民携眷之禁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 臣吳士功謹

奏為請廣臺民搬眷之

恩例并定有司失察偷渡之處分以安民生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

朝

德威遠敷薄海内外共沐

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仁皇帝

世

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

聖

聖涵濡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省兵海州縣之民  
 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  
 復往其主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  
 移眷屬另娶娶番女恐滋擾害經陞任廣東撫臣鄂彌  
 達具

奏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為  
 良人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為非更

請善撫教之則知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行在

案嗣於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  
 撤取即有事故遲延亦屬無幾請定於乾隆五年停  
 止給照續於乾隆九年巡視臺灣給事中六十七等具  
 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親年衰老欲來侍奉或因內  
 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  
 之愆不肖客頭奸艸將船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  
 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烟斷絕坐而飢斃俄而州上  
 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因碍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

請仍准撤眷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前督臣馬  
爾泰等會議具題俱如所奏十二年五月督臣喀  
爾吉善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之  
後不准給照自此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凡有渡  
臺民人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  
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向之孑身過  
過臺者今以墾闢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無知  
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歸則失謀  
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

思念父母戀妻子莫圖完娶之隱衷寔有不能自己  
以致迫不擇音甘受奸艸之愚弄冒險偷渡百弊叢  
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  
臺灣縣誌記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  
母妻子俯仰之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羣賄船  
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  
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汛口覺察奸艸  
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  
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匪用濕漏之船

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  
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  
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  
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津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遙漲隨  
流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肌寒罔固行險相率陷  
阱言之痛心臣思愚民之被害奸舖之肆惡其言鑿  
鑿可據且與乾隆九年巡臺給事中六十七等原奏  
不謀而合該知縣魯禹梅身蒞臺灣見聞自確載之  
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寔屬確有之

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事在狂汪洋巨浸  
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沒於波臣僥免者亦緣  
自干禁令莫敢控訴故偷禁雖嚴而偷渡者接踵臣  
與督臣俱令先後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  
遇風而返回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  
四年十月止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  
老幼男婦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四人其餘均經  
訊明分別遞回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  
臺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  
良民既已報官立業有父母妻子之係戀有仰事俯  
育之辛苦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  
諸臣所以叠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之  
後亦未有在臺眷口泝釁生事者蓋民鮮土著則有  
離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搬  
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今在臺者因羈旅常懷內顧  
之憂在籍者帳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  
幼男婦孺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畢

命波濤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臣受

恩深重身任海疆伏見

聖主愛養黎元惟恐一夫不得其所為之謀安全計久遠  
者無微不至揔茲過臺良民猶塵

宸衷垂注臣既深知臺民搬眷事非得已而奸紳之偷渡  
貽害無窮寔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合應仰懇

勅令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

者一切男婦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  
外其在臺有業良民果有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  
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內地者許先赴臺地該管  
廳縣報明將本籍住處暨眷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  
移明內地原籍查對相符覆到之日准報明該管道  
府給與路照各回原籍搬接過臺其內地居住欲過  
臺探親相依完聚者即先由內地該管州縣報明造  
冊移明臺地確查覆到再由督撫給照過臺乃責成  
廈門海防兩同知并守汛武員凡遇過臺眷口出入

均須驗明人照相符方准放行否者將該管官查參  
議處汛口文武失察徇隱一并分別處分其隻身無  
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客頭船戶包攬偷盜者仍照  
例嚴禁查拏再愚民之違禁偷渡雖由奸徒之引誘  
亦由各該管地方平素失於化導稽查所致嗣後海  
口查獲無照偷渡男婦解回本籍者可否接接人數之  
多寡將原籍州縣酌與議處未為定例庶良民得循  
請照之例不敢徼倖行險免受奸猾之貽害而地方  
官顧慮失察考成有必勤加化導既使禁止令行奸

良有別復得法良意美防範嚴明似與臺地之海防  
民生均有裨益而我

皇上浩蕩深仁洋溢中外與海若之舍宏光大同其悠久  
無疆矣

嚴海口稽查之法 乾隆二十五年

浙江按察使革職留任 臣李治運謹

奏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照浙省洋面  
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向惟遠方貿  
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容雜混其餘附近商民揚帆出  
沒最易藏奸小者割網偷魚大者劫財掠貨雖有防  
汛員弁巡哨而在洋搶劫之案竊發時聞備查各處  
破案獲犯俱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各出微資  
夥同造駕或越山樵採或泊海收鮮雜跡靡常然



總不出三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戶姓名籍隻將  
船戶姓名籍貫編路梢板出洋復給與照票將舵工  
水手人等詳註姓名年貌凡所過島嶼與有營汛駐劄  
者驗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驗其  
是否內民并船內有無透漏糧食夾帶硝磺等類祇  
究其所出不出究其所入而於各船之貨物貨財有無  
來歷一切無從過問因而採樵之徒忽衷異貨收鮮  
之輩遽擁厚資費其所至之處稍能核對則伊等匪  
情立破臣請嗣後除遠省有本商船仍照舊辦理無

庸另查外餘凡附近出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將作何  
生業切寔填註於到口上岸時令稽查官并將其所  
載貨物逐一查驗凡照內所填不應有此貨物者即  
交地方官嚴加根究即使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  
各處倘有失事飛即開具失單關傳各口其日期貨  
物檔簿用相似者自可立時獲訊即如收鮮一業有  
張網下釣之分釣船無網專慣竊人之網若於照票  
填明釣魚字則所有之網定知竊取他若魚船而有  
細貨樵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見近日平湖縣破

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劫一案盜犯錢再奇二十名俱  
係浙江買柴之船黃巖鎮標遊擊黃天球破獲江省  
洋界攔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奇數十名俱係閩省  
捕魚之船所得閩東貨物並皆盈千累百之本窮徒  
安得一朝有此覓線跟踪寔由於此今若將出洋給  
照填註於前到口驗貨核對於後則海船蹤蹟總在  
各口指數之間於以著為定例通飭恪遵庶期海洋  
劫搶之案漸可肅清矣

籌稽察海洋漁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參酌例案立法稽查察漁船以安商旅以靖海疆  
仰祈

聖鑒事竊照濱海一帶漁船出沒迤盜潛蹤最為商民之  
害必須查明各船實力整頓編排互結書號帆檣碇  
查出入始不致藉名漁船出外為匪臣於今春出巡  
漳泉沿海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司道府  
縣熟商妥辦茲據酌議前來臣復詳細確議參酌舊

時成例確按現在情形將應行查辦事宜敬分晰為  
我

皇上陳之

一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頭也查船上水手  
屬貧窮而船主尚多殷寔所雇舵水之奸良難瞞船  
主之耳目應令嗣後漁船於赴縣領照及商船改換  
漁船時先將船主取具挨隣換甲保結然後令船主  
慎雇駕船水舵開具年貌出具各水手不敢為匪切  
結送縣核明開列入照并取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

春冬季出口之前移知各汛口員弁查驗放行如年  
貌不符必係頂名即行嚴究倘出洋搶劫一船為匪  
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船戶首捕到官者免其坐  
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不早首報者一併嚴處俾  
船主人等知所整頓不敢盜雇匪人其有將船給與  
伯叔弟子兄姪親友代駕出海者并取代駕出海族鄰  
甘結令船主赴地方官呈報立案其船中需用舵水  
總責成本船之主覓雇結報俾有專責則源頭一清  
為盜之風可息

一漁船出口逾期不還應責澳甲船主查報也查漁船赴浙省揀捕春冬出口本省定期春海以立春後赴縣換給牌照配載課鹽於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月七月回棹冬海於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向來逾期不還未定查報之例因得逗遛在洋致滋事端漁船回棹雖有先後不同而駕往揀捕多屬連蹤而出其未回各船何處逗遛連蹤必知應責令澳甲船主向首先進口之漁船查明未回船隻現在何處因何未回自行寄信促歸倘屆期不還即稟知

地方官移查沿海營汛押逐回籍倘澳甲船主逾期不行查稟以致在洋滋事為匪併將澳甲船主分別治罪如果係風汛不順訊明取結釋放其有小船在<sup>本</sup>春澳揀捕朝出晚歸者亦責澳甲稽查總令早出晚歸如逾時不行歸澳許舉甲即行稟究違則並治澳甲之罪則往返各有定期稽查益為嚴密

一漁船攜帶貨物應加稽察以防來歷不明也查漁船原止揀捕魚鮮非比經商貿易向無綢緞皮張以及皮及遠方貨物即或偶有帶回亦應全赴買貨之地方

汛口驗明給單以便沿海遊巡官弁及守口員弁查  
驗如單外另帶多貨即移縣查明來歷倘沿海哨船  
及汛員查驗不寔或受賄徇縱一經發覺照例叅處  
一商漁船隻應於帆檣大書名號使奸良易別也查定  
例福建省商漁船頭及大桅用綠油漆飾於船頭開  
列字號用紅油漆字等因巡閱漳泉沿海各處目擊  
在海各船帆檣顏色黑白不一而字之大小有無亦  
無一定臣竊以為帆檣書號原期海上往來一目瞭  
然匪船姓名無所隱諱則彼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為

匪應請嗣後帆檣編號字色不必拘定如帆檣之本  
色青黑者即書粉字如帆檣黃白色者即書黑字務  
依船照原編字號書福建省某府某縣某號漁船戶  
某人或商船戶某人字樣於船檣兩舢大書深刻每  
字長潤一尺帆上每字長潤二尺漆以黑白顏色飾  
以桐油則字可耐久如日久模糊即從新書寫油飾  
務令遠望瞭然俾沿海汛口查驗船隻文書上各衙  
門及出洋舟師便於稽查如無字號而船照不符者  
立即根究緣由如係賊船即行擒捕毋使免脫則船

隻所到之處無論閩省外省具有文武官員查驗匪船無從涸跡即或行強搶劫而事主又能默記帆檣字樣報官追捕海洋雖大奸匪無從托跡矣以上四條臣謹叅稽舊例復確按情形悉心商酌期於法歸簡易行之不煩而寔效可為俾海洋寧謐以仰副我皇上除暴安良之至意

籌巡海防洋事宜

乾隆三十三年

兩江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為遵

旨籌辦巡防海洋事宜請立章程以資緜靖事竊臣莊有恭審辦洋盜龔大等定擬具

奏一案與前督臣尹繼善業將遵奉緣由會摺奏

開其如何嚴立章程督屬巡防搜緝不致日久視為具文及沿海荒僻地方如龔大等劫殺數命畧無聞見之大渤口等處應如何撥守派巡以重責成以資查察

之處遵即飭行司道悉心籌議去後據該司道等  
轉據沿海各府州各按地方情形議復前來督臣尹  
繼善未及會商核定臣高晉蒞任與臣莊有恭悉心  
籌核除南漕一營向水師後改陸路今應酌復  
舊制量移汎守事關營制汎防臣等會同提臣再四  
商定另摺具  
奏外所有酌定章程及現在奉行條例有應酌加更定  
處敬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

一商漁船隻給照之例宜酌變通以崇實政也查例載  
商漁船隻造船時呈報州縣官查取漁甲戶族里長  
鄰佑保結方准成造完日報官親驗給照開明在船  
人年貌籍貫初出口時必於汎口掛號將照呈驗填  
註日月蓋印放行回籍時仍於本籍印官處送照呈  
驗違者治罪各苛語立法非不周詳嚴密但出海之  
船惟商船南販粵閩浙江北販山東直隸隸錦蓋等  
處遲則經年往回速亦半年所領照內舵水人等更  
換既少且各挾有贓本並無本船為匪之事檢查歷

來搶劫之案俱係採捕漁船而漁船或二三月一出  
或一月數出其在船舵水人等類皆臨時雇覓議給  
長短工價斷不能經年常養在船今責令船主於成  
造完日報官親驗時將在船人年貌籍貫開明給照  
勢難預定則開報必多不寔若易一舵水即令其隨  
時呈報又恐繁瑣難行徒濟需索是以出口時按照  
查驗每多人照不符而賄放偷渡之弊轉因之以起  
所有漁船舵水人等並填照內之文幾同虛設應請  
嗣後除商船仍遵定例將在船舵水人等並填給執

外其漁船止將船主姓名籍貫及作何生業開填入  
照並將船甲字號於大小桅篷及船旁大書深刻仍  
於照後多留餘紙俟出口時即責成守口員弁將該  
漁船前往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的寔姓  
名籍貫逐一查填入照蓋印戳<sub>戳</sub>放行並將所填人數  
照登而號簿遇有一船為匪則在船之年貌籍貫皆  
可按籍<sub>簿</sub>而稽如照給匪人則將地方官叅處查填不  
寔則將守口之員<sub>弁</sub>叅處如此分別辦理則漁船給  
照不同虛設



一稽查出入宜兼責成海關各口也查例載船隻出洋  
稅關衙門先驗看地方印照然後給牌有妄給者亦  
照地方官例議處是設立稅關匪特專司稅課亦本  
有盤察稽查之責况海洋為匪皆係漁船漁船出口  
必有該關換票進口亦必該關繳票在關員役果能  
盤結維嚴其匪蹤跡亦斷難掩飾惟是該關委員  
吏役以為稅課之外非其專責故或漁船而載有商  
貨或鮮船反帶有醃貨皆不加究結以致漫無覺察  
應請嗣後海關所有口岸凡一切例換照票查驗人

數登填簿照蓋印發放行並進口時稽查諸事責成  
該委員吏役兼司查辦如有人照不符船貨互異即  
送地方官審究如失於覺察匪船闖入審明係由何  
處口岸有委員者即將該員照盤查不寔例議處無  
委員者即將該吏役責革仍酌加枷號治罪如此則  
稽查更為嚴密於防奸之道寔多裨益如關口委員  
吏役人等藉端刁難需索仍行分別參究  
一外失事因免其會勘以杜推諉以省羈累也查海洋  
失事如內洋尚可某山某河可以指目若在外洋不

見河岸本無一定疆界可以指畫惟海舟以六十里  
為一更計自某處放洋行至被劫處所約有里數若  
干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洋面乃地方官泥於定例  
遇有報失必帶同事主關行鄰封營縣定期會勘以致  
千里遠商守候羈延苟失物無多寧甘隱忍不報如  
龔大案內行劫鎮字號豆船無名事主查無報案職  
此之由且洋面未經勘定則承緝之責尚無所歸輾  
轉遷延必致盜逸贖消難於捕獲臣等查江省洋面  
自某縣前至某縣計有里數若干各營久已繪有定

圖應將所繪洋面圖再加校正飭發瀕海州縣並送  
部存案嗣後內洋失事仍照舊例文武帶同事主會  
勘外如外洋失事定事主於隨風飄泊進口之處帶  
同舵水赴所在文武不拘何衙門呈報但向隔別詢  
明由何處放洋行至被劫處約有里數若干即將該  
事主開報贖物報明各該管印官員該文武即查照  
洋圖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倘有規避處分互相誣  
卸指使事主捏報地界者查出即予嚴叅該文武查  
明詳洋界一面飛關所轄州縣會營差緝其事主即

予釋寧無容候勘至於詳報督撫衙門無論內外洋  
失事總以事主報到三日內詳<sup>文</sup>馳遞以便據報經  
行海關各口將稅簿駐單互相較核有貨物相符者  
即可知盜船於何處進口船主何名其稽查關口之  
員役如於文檄未至之先能查出匪船拏獲稟報者  
并則照例議叙吏役則酌量加賞如奉致到文檄能  
按照單籍據寔查出飛移所在地方將盜犯拏獲者  
並免其盤查不定處分如此則辦理簡捷不致羈累  
遠商而查拏迅速賊盜亦可無縱漏矣

一租船之禁宜分別定例以靖盜源也查例載富民謀  
利自造商船租與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號  
三個月失察之州縣官罰俸一年此蓋指並未為匪  
者而言又夾帶為違禁貨物例內有船主在籍而船  
隻出洋有事並責問船主之語其餘別項為匪並無  
船主作何治罪明文今查各案盜船無不出於租賃  
除船主知情分贓者應照窩主窩藏例分別治罪外  
其餘除枷杖之外別無他例可援不足以示儆戒嗣  
後租船為匪船主即不知情應請亦照夾帶違禁貨

物接濟外洋原保結之人杖一百徒三年例議以杖  
徒船隻入官充賞其失察之地方官並請照原例加  
倍議處如船主寔有事故不能親自出洋別令親屬  
押駕出洋者許赴地方官呈明取結將親屬開填入  
照方許出洋如未呈明即以頂冒論罪庶謀利之徒  
不敢輕於租賃而奸匪亦無從頂冒矣以上數條臣  
等悉心再三籌核務期事從切寔不尚虛文法歸簡  
要不滋繁擾而於察緝巡防之法更加嚴密合將遵  
旨籌辦緣由謹會同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勅部議覆施行

籌巡哨海島事宜

乾隆五十七年

廣東巡撫

臣

郭世勳謹

奏為確查濶洲海島情形並籌辦巡哨事宜據寔具奏  
仰祈

聖訓事竊照督臣福康安具奏請查海島房察案內聲明  
遼溪縣屬之濶洲海島孤峙外洋易滋奸宄請酌撥  
守備千總外委等員並兵三百名移駐該處以資巡  
守其應設炮臺汛房戰船等項准部覆另行  
題咨辦理嗣准部覆行令勘估核議具

題等因各在案當經督臣福安康安會同臣扎飭該處鎮道府縣詳加查勘具覆去後緣潤洲孤峙海中其地雖在雷州府屬洋面而寔介雷瓊廉三郡海洋之間距海安海口龍門各協營海口二三百里不特因其地居險僻洋匪間有潛赴汲取汲水燻洗船隻若於此處移駐弁兵匪船不能泊近且可截躡追擒於洋面形勢寔為扼要但移駐之始必須通盤籌畫層層周妥方可一勞永逸若體察不真則日後仍多掣肘是以福康安在粵時節據該處鎮道府縣查勘稟

覆非情形未確即籌議未周疊次會臣駁查惟期萬方妥善正在辦理間福康安欽奉

諭旨進京瀕行囑臣再加確勘務期周匝方可具

題不必以原奏移駐在先稍存遷就臣署督篆又復疊檄催勘茲據雷瓊鎮蒼保雷瓊道俞廷垣雷州府知府馮培前署遂溪縣知縣孫樹新先後具稟潤洲四面大洋時有颶風猝發飛沙走石猛烈非常前沿海民人潛赴樵採零星搭蓋草寮每被風暴掀揭今若建蓋兵房則海風震撼難保經久且四面俱係礁石

隨潮伏現海外沙泥又復冲刷無定不但一遇暴風  
戰艦難以灣泊即海潮退落之後尖礁鱗列停泊亦  
多窒礙而波水又止有一處源短流細不足供多人  
食用其中雖有可墾地土岸田刈除草礫只可種植  
雜糧水田須建築基壘以禦風潮壘築均需時日若  
兵丁在彼駐防即須運米接濟重洋險阻輸載殊費  
周章該島又不產竹木春夏只生茅草過此更無可  
資收饗饗饗察者情形據稟覆並繪圖稟繳前來臣恐  
該鎮道等以事關創始心存畏難或地涉海洋查辦

草率又復遍訪衆論博考輿圖該島情形寔係如此  
伏思

國家設兵置汛在乎因地制宜如果濶洲地方柴薪田  
畝足可耕種波水足供汲用戰船便於灣泊礮臺汛  
房無虞颶風吹刮則處屹此立一營添設兵防全洋  
聲勢倍壯即使費鉅工鉅亦當據稟奏請動

擘辦理不敢意存節省稍事因循今經福康安與臣歷  
次飭查該處實難駐兵防守即未便因有前奏輕率  
辦理以致將來掣肘貽誤惟是添設兵防雖屬難行

而巡哨

八卷三十一頁

必加周密查乾隆三十一年前督臣楊廷珍查勘瀾洲情形亦以設汛未便責成該管之海安營及附近之龍門協每月會帶兵船赴瀾洲巡哨九經岩部連行案在但前議並未定巡兵額數備弁亦未有責成各協營視同奉行故事巡防疎懈勢不能免今臣酌量情形瀾洲無庸專設防汛添置兵額查海安營額設兵八百二十六名龍門協額設兵八百九十六名足敷抽撥請循照福康安原奏撥兵三百名之數即於海安龍門兩協營水師中每營撥派兵一百五十名

每月責成龍門縣五協副將海安營遊擊飭令千把外委各一員帶兵各七十五名配駕哨船會赴瀾洲梭織汛兵具結聯銜通報下月仍由各協營先期撥派更番出巡並令各該副將遊擊嚴密督察如能拿獲盜匪多名即

奏請分別陞賞如或停泊偷安及有失事之處或盜匪私赴瀾洲潛行燬船汲水即將管駕之員弁兵丁及該管副將遊擊一併分別叅處其瀾洲東南斜陽一島與瀾洲相去僅三四十里一體責令各弁兵順帶



巡查以昭慎密如此則無駐兵設汛之名而有緝盜  
巡洋之實辦理似屬周妥臣因海疆捕務緊要疊次  
飭查今始得有確見是以辦理稍遲是否如斯伏候  
聖明訓示

籌海防政治 乾隆五十九年

山東巡撫 臣福寧跪

奏為查閱登萊青一帶海口舊制控馭得宜並就現  
在情形酌籌核定辦理以期益臻寧謐事竊臣前奉  
諭旨垂詢沿海弭盜事宜仰見

皇上綏靖海洋惠安商旅至意臣業將盜風久已斂息緣  
由恭摺具

奏並聲明於查閱營伍之便順道查看復蒙

聖明批諭

訓勉諄諄無微不至嗣臣自省起程先赴青州登州萊州  
濱海各郡暨武定府屬查閱營伍順道確勘各海口  
目擊情形參以體訪並與該文武等虛衷籌酌以安  
益求安伏查沿海一帶南至江南交界之鶯遊山北  
至城隍城島接壤天津海道三千七百餘里東省所  
轄之處如安東膠州即墨文登等營分設都司副將  
參將等員兼轄海口其登州郡城即係總兵駐劄又  
有水師三營分設遊擊守備三員戰船各四均歸登  
州管轄水陸營汛星羅碁布錄簡得宜在在均有扼

要之處寔堪久遠遵循現在兵皆足額軍械器具亦  
俱完整敷用可以有備無患所有廟島一處前因遠  
夷船隻偶經停泊奉

旨飭查經護撫江蘭以應否添建礮臺墩汛咨詢該鎮嗣  
臣抵任後據護理登州鎮穆維擬請添建礮臺一座  
酌撥千總一員帶兵二十名携眷防守並需添建營  
房五十間茲臣親往閱看該島距登州府城東北六  
十里延袤十餘里並非海道必經之地向來一切商  
船前往天津關東貿易間有灣泊廟島避風者若風

水順利即經由大洋行走無須由在該處寄碇是此  
島原非扼要之區若遽行添建礮臺抽撥弁兵常年  
駐守似覺虛設况該島距鎮甚近儘可隨時控扼巡  
哨無庸增設礮臺移駐眷兵徒多糜費糜惟估修礮臺  
挑選礮手修造戰船酌添哨船等事現已悉心籌畫  
妥協辦理查各海口舊設礮臺共一十九座均能依  
憑險要布置周密且細加履勘所有高寬做法並收  
貯軍火及撥兵守護之處悉臻妥協此內膠州之唐  
島口古鎮口二處礮臺尚屬完固其餘十七座因閱

年久遠多有坍塌均應及時葺治前經藩司江蘭於  
護撫任內將各處礮臺墩汛

奏請動項修理共估需銀六千餘兩茲臣摺節覆估所有  
應修礮臺共需銀三千六百九十餘兩現在飭司照  
例造冊到日另行

題估一面飭購料物次第修築俾礮臺一律整齊以壯  
聲威其沿海墩汛散在各州縣已飭地方官隨時粘  
補無須動項辦理又查礮手一項向來綠營陋習每  
以庸弱兵丁充數與鎗箭之確有憑準者不同臣諄

飭將脩留心挑選以期兵與器習不致有名無寔又查東省戰船係水師專管三處每處各有戰船船四隻逐一驗閱殊欠堅利竊思一船須得一船之力務期完整穩固方可供緝捕而耐風濤今細加體察雖尚無偷減扣冠尅情弊但向遇大小修及拆造之年均歸海防同知一手經辦而船上一切篷索料物須赴江浙採購所有額足正帖銀兩亦因時價增昂漸不敷用在承修之員未免涉於遷就且同知係佐貳微員亦難任此要務應請照閩省浙之例改歸登萊青

道經管督同水師營將脩詳慎辦理所有現在戰船船即交該道求齡安速籌辦以專責成其例價未敷之數數臣與司道等自行公同捐辦以期一律堅寔又

查東省哨船向係三月開洋九月迴汎其自十月至次年二月從不駕駛出洋此數月內商船照常往來並無巡哨在彼臣面詢汎員據稱冬令春初海上風力較硬船身笨重難以行駛即平日船隻出入因山東海口天然收窄兼以沙積淤深大船總須候潮而行斷難徑行進口等語查所稟亦係寔情但海洋繁

要大船既難隨時巡哨而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竟無巡哨出洋是詰奸緝盜諸務尚欠周密應請每汛添建小哨船二隻所需工料等項即於現在節省修葺墩汛銀兩動支造報此項船隻冬春俱令在洋梭巡瞭望可期得力其輪汰并兵查拿盜匪並一舉兩得以上應行籌辦各事臣一函具

奏一面即次第辦理至將備之必須親身出洋與弁兵之不准濫竽充數以及定保甲稽查之法除窩頓勾結之弊果能寔心辦理海洋自可益臻寧謐矣

籌勦捕洋匪章程 嘉慶九年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酌議籌辦洋匪章程恭摺具

奏仰祈

聖訓事竊照粵東剿捕事宜臣等體察情形現有應行變通辦理之處先經於恭覆奉到

硃諭摺內聲明率同司道等悉心妥議另行奏請

訓示在案臣等伏查粵東十府三州幅幘遼濶其中廣東潮肇高雷廉七府俱係海濱之區瓊州孤懸海中絕

無依恃海道自<sup>東</sup>至西綿亘三十餘里東與閩省聯疆  
西與越南接壤形勢險要廣遠甲於他省自古迄今  
無不以防海捕盜為要務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  
沿海窮漁貧蛋什伍糾結伺劫商鹽船隻並無大夥  
聯踪敢與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國  
慣以秦賊為能招集內地亡命給與礮火米糧器械  
船隻俾其至閩省洋面肆行劫掠盜匪出有經年累  
月之糧歸有消駐窩頓之所糾集日多聲勢遂甚其  
自安南駕船而來也一由白龍尾而入廉雷各洋面

緣白龍尾附近江坪江坪其消駐之所也一由順化  
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港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  
其國都也此兩處盜船駛入粵洋非百號即數十號  
其志總在直趨福建浙江及其飽掠而歸仍由原船  
駛入江坪富春沿途雖剽掠並不近岸登岸各營水  
師全用米艇配兵東西擊掣歲有擒殲蓋船多則力  
敵而沿海口岸村莊亦賴以安堵此數十年來安南  
秦賊及官兵在大洋擊賊之情形也今自阮光纘失  
國之後新藩阮福映曉知大義驅逐奸匪當日之為

舊阮勾結窩留者已被芟夷其餘黨則仍竄回內洋復圖糾結出沒為奸該匪等遠行既缺糧資退歸又無巢穴故常在粵東洋面遊奕伺劫而大幫水師兵船常川在海緝捕匪船站脚不住又無從得食於是分駕船隻各於所在港汊潛行駛入登岸劫掠村莊官兵分則勢單合則顧此失彼往往聞信追擊匪船已揚帆而逸此近日賊船猝聚猝散不時潛劫村莊官兵大幫在洋難期得力之情形也查籌海捕盜原無一定之規就日前盜情而論以千百無藉之徒久

佔滄波米糧乏絕又不能退入越南除登岸劫掠之外別無生計查東省自東至西沿海礮臺一百座額設兵丁止三千七百四十餘名而水師出海官兵終年有數千名在船既不便更番替換又不能增戍添防所有在洋在岸緝捕防堵事宜必須亟行變通妥密規畫務為彼勞而我逸勿任彼逸而我勞方可綏靖海隅剪除兇醜茲與藩司廣厚臬司邱庭濬署憲潮嘉道吳俊等互相商確復採訪輿論參酌折衷臚舉數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近海村莊宜勸諭各設保城以聯守望也查緝盜之法在洋則利於戰在岸則利於守現在各路匪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俱在口岸咽喉商船出入之所窺伺圖利而沿海居民一村或數十家或數百家陡聞盜警即携男婦財物踉蹌逃避其携取不盡之物聚為所掠蓋村無衛護鄰無應援盜匪乘虛以致如此應請於各州縣府州縣沿海村莊勸諭居民曉以利害各設堡城城上建樓樓置鈺鼓其力不能建設堡城者各令設立望樓每日由村中派出丁壯更番瞭望支

更遇有盜匪突至則鳴鈺集衆本村之民與鄰村之民内外夾擊則盜匪自退而人心亦固不致有懼怯奔逃委室與盜之事其築堡建樓一切經費令同村之民富者捐資貧者出力著落一二老成紳耆總司其事所有需用器械官為置備如此彼此仿效不日可成將一村如一家千百村如一村而守望之勢成矣一近海無業奸民應編查分別辦理以絕盜匪之窩線也查通者海岸三千餘里凡有港汊即有村落距海遠近不苛海盜游奕滄波原不敢輕易入港因有村



落奸民為之媒線或代消駐物或替催舵水或稔知  
村民殺寔之家引盜入劫劫後分駐盜去而人不能  
過問此等暗盜最為可惡應請令各府州縣申舉海  
岸保甲之法每戶給一門牌每十戶設一牌頭每十  
牌設一甲長累若干甲設一約正其內村小戶稀不  
成牌甲者附於別村彙為牌甲統歸約正管理凡有  
外來流棍本地奸民如前項通盜引盜者許約正牌  
甲等聯名密稟本地方官督役擒捕一經審認即分  
別罪名輕通重隨時懲辦不必苛候獲盜質証致稽

時日則去一村內之匪即弭一海上之盜於捕務寔  
為有裨

一艚船艇船應酌復舊制也查粵東水師各營設額設  
艚船艇船共八十二隻原因各口岸水面遼濶雖有  
礮臺關鎖但居高臨下礮力可以及遠而不能禦近  
故設此艚船艇配兵駕礮以為守禦之計有一定之礮  
臺即有一定之艚船名為戰船寔為水汛昔人創制  
具有深意未便更張前督臣吉慶因艚船重笨不能  
追賊

奏將各營艚船四十七隻以米艇頂補仍出海捕盜  
俟年內應行拆造時均照米艇式樣打造而守口岸  
之艚船遂廢查艚船廢則汛守虛於口岸甚有關係  
且部定成式奉行日久一旦更張辦理亦多窒礙應  
請查明現在出海抵補艚船之米艇各令速歸原汛  
防守將來打造時仍按艚船成式打造則汛守不致  
空虛而名寔亦不虞剝戮謬矣

一水師應扼要擊剿也查通省先後修造米艇及撥抵  
艚船共一百一十二隻數年來除遭風被劫之外現

存九十九隻內除龍門崖州海安海口碇州南澳澄  
海海門連濠等處原派各米艇在於本境防守外其  
餘六十二隻俱係提督及左翼碇石二鎮帶領出海  
聲勢不為不壯無如賊勢散漫哨探多訛而兵船宜  
合不宜分以大隊之兵躡紛窺之賊我東彼西往往  
相左師老力疲不能得益亟應斟酌變通扼要擊剿  
以收寔效查虎門居粵東海道之中東西兩路有警  
中權呼應較靈應請將兵船除抵補艚船各號令其  
即歸原汛防守並查明口岸如有需船備禦之處亦

於此內撥防外其餘俱全停泊虎門以內之壕墩地方一聞何處報有盜警隨即派撥將弁兵丁赴捕如船隻不敷隨時酌量添雇獲盜即回如此扼要剿捕則兵船不致終年在洋老師糜餉徒勞無益於捕務較為有裨至修整船隻仍照舊定章程辦理

一召募鄉勇宜責成紳耆并量加激勸也查盜匪所駕開舢大船不能擺岸者俱係三板脚艇不能乘載多人以岸勇擊海賊原屬以逸待勞惟是海岸三千餘里毗連二十餘州縣若欲同時團練鄉勇給發口糧

則不特經費不貲且恐良匪莫辨粵東沿海各村無藉之民固多而身家殷寔者亦復不少且其中儘有端正誠寔堪以倚任之紳耆伊等各有身家寧不自思保護而於村民中孰良孰匪見聞尤親切應請令各府州縣沿海地方每村各舉一二人為領班就其村之大小貧者出力富者出貲各募誠寔精壯鄉勇多寡各隨其便平時則演習技勇遇盜則爭赴堵禦此村有警彼村救之其堵禦之日官給口糧獲盜則優加賞賚均於關稅益務盈餘項下開銷並將名冊

豫行報明縣府如有禦盜不力聞警不救以致失事  
者查明將該鄉勇及領班等分別示懲則於私募之  
中仍復官為激勸是以私盡為公而比戶俱成堅壁矣  
一欲擊洋盜而先清土盜也查通省著名口岸俱設有  
營汛墩臺及巡防文武員弁駐劄而其餘支河歧汊  
可以通舟楫之處多有無藉奸民假以捕魚為名或  
扮裝柴草洗壳等船專與洋匪勾通順風送信無所  
不為如遇鹽船貨船出口進口暗中糾劫貨物止剩  
空船仍勒銀取贖不滿所欲將船燒燬此等土豪聚

散無常最難查緝即使查確追捕而彼將船隻駛回  
小港船中不過畧網捕魚之具其人則已登壑畝荷  
插扶犁亦不能指其為盜應請通飭各府州縣於所  
屬通海港汊近海村莊逐一履勘先行繪圖貼說報  
查一面將此項漁船丈驗除標頭在六尺以內者毋  
庸查禁外其標頭在六尺以外八尺以內船身長二  
尺以外三丈以內者即難保無與賊勾通情事應將  
該船編列號數五船互保其領照出海捕漁必須先  
赴守口汛官查驗如果船中並無礮械其舵水食米

按照人數每名不過五升者方准放行入口時亦全  
赴汛查驗船中止有魚斤並無別項貨物方准放入  
如出入不遵查驗即將該船押縣充公究辦倘汛弁  
兵丁得賄賣放文官失察查出分別治罪恭處再漁  
船樑頭在八尺以外船身三丈以外其志已不在捕  
魚應將該船拆毀改造庶盜源可清也

一出海水師官兵現在議撤應令添防礮臺口岸也查  
通者礮臺一百座控制不為不密而守臺兵丁止共  
三千餘名防堵尚覺稍單兼以海岸綿長港汊歧互

盜匪可以登岸之處不必盡在礮臺左近應請酌量  
地方情形於要隘處所由該標協營寨派撥弁兵更  
番防守以補砲臺兵力之所不及至砲臺原設之兵  
如有疾病事故尚須撥補更換現當防寇緊急之秋  
兵力宜多應將通省各炮臺兵額即於本營兵丁內  
酌量加添其防口岸之艚船兵丁亦各分派布置寧  
謐毋曠則各村既有鄉勇沿海又益兵以逸待勞防  
範更臻周密此項兵丁由本營撥防本地礮臺與配  
船出海涉歷風濤者有間毋庸議給口糧以節糜費

並飭該管將弁每月按名具摺開送該管道府及附近州縣點驗如有短少頂替立即稟請叅辦

一嚴查各口米糧火藥以杜接濟也查盜匪食用所需者惟米行劫所需者惟火藥若缺此二項即難為匪無如內地奸商莠民利其重價百計偷運接濟故捕盜而盜日增申禁而禁日弛查村落細民家鮮儲蓄由陸濟盜者百之一二由商販裝船運濟者之十八九每州縣出海地方要隘口岸不過數處若非兵役得規何能緘漏應請酌委明幹之員專駐其地會同

各州縣及該管捕巡分路查拏並許居民首告如寔係接濟盜船米石火藥或究出兵役知情賣放審明後均即置之重典委員及各州縣等查拏有效其失察偷漏者賞罰隨之並令各州縣每月將有無偷漏之處通稟如有捏飾即行叅處以上各條謹將臣等管見所及縷晰敷陳仰祈

聖訓明示如蒙

鑒允所有各條內詳細事宜臣等另行分晰咨部惟是法制固宜隨時變通而辦理尤須力久不懈如行之不

力仍屬紙上虛文臣等惟有督率文武屬員竭盡心  
力認真妥辦莫敢窳效以仰副

皇上綏戡海疆

勤奉訓誠械之至意



國朝奏疏卷二十五

蕭山 朱樗 雲木 編次

武備

屯田

陳軍屯大政

魏裔介

議黔蜀屯政

蕭震

舉屯政以安流民

徐旭齡

陳軍屯實效

艾元徵

議邊兵借資開荒

劉於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旗兵遷遼開墾

舒赫德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

范咸

議八旗閒散屯田遼東

梁詩政

籌旗兵屯政

赫泰

請免清查屯田

趙青藜

條陳新疆屯政

文綬

議黔省屯防

裴宗錫

陳新疆屯田情形

福康安

議臺灣屯丁章程

同前

敬陳軍屯大政疏 順治十四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戴罪照舊管事臣魏裔介  
謹

奏為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今天下  
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報屢聞幸

天  
意降康大有頻書故兵食之計稍得贍給設使有方荒一二

千里飢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  
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者則  
官困優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隻封而脚價莫償

則商困敲朴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征戍頻興馬匹  
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寒憂不免則兵亦困是  
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  
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

國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莫如取古人良法而  
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  
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  
行府兵之法而唐之與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  
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衛所

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若  
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  
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  
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訛畫餅而且大為民害今所議  
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  
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為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鎮  
及扼要關塞地方不拘民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  
主無主及各王府未變價舊地閒廢官田俱撥與守  
兵耕種况山東河南川陝湖廣等處地曠人稀可耕

之田尤多每兵撥與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  
具種粒官為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  
方民糧銀數筭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  
該鎮道總提轄之歲課籽粒籽以為殿最如此則一歲  
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  
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耨為恥坐  
食耗糧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在唐室封王汾陽躬  
耕百畝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  
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提鎮

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賞本先得數  
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為屯政當今天下第一  
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無足法或將鹽課撥給或將  
正項借用贖錢贖穀操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所在富  
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京今聽其於各  
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即准  
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

朝廷先費數十萬金錢亦當捐帑為之况所費賞本可作  
正餉抵筭而獲利無窮寔為兵食久遠之計未有可

行于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

皇上考之舊典詢之衆論

勅下諛部速行打筭詳議妥確務及明春肇舉其事天下  
且拭目以觀善政兵之困蘓則官民士商積困俱蘇  
一代久長安治<sup>長</sup>之業必權輿於是矣

議黔蜀屯政 康熙六年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蕭震謹

奏為三藩之錢糧現在裁節黔蜀之荒地亟宜經營敬

陳裕

國足兵之策以佐久安長治之謨事臣惟三代之時兵  
民為一周之井田是也三代之後兵民為二然猶寓  
兵於農有營耕之地無轉餉之勞漢之南北軍唐之  
府兵歷代之屯田是也臣思近日

國用所以不敷之故皆由養兵耳以歲費言之雜項居

其二兵餉居其八以兵餉言之駐防之禁兵藩兵居其二而綠旗兵又居其八也從來會計之臣未聞有以內外盈縮之故通盤打算悉心較量者於是議省費議裁官議減餉議援納議捐助非不從節省起見然皆補苴一時之計無當於經久不易之道也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隍沃衍之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從古帝王當爭戰之後即制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時生齒減少土田

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為開疆守土之謀倘遲至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生民難數動遂至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故屯田之事應及時而定誠以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今各督撫所議或以無荒不可屯或以汎地隔遠不可屯或以水冲沙壓不可屯或以有兵之處無荒地無兵之處有荒地不可屯遲之又久而兵屯之事寢矣臣憂心

國計再四思維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為上黔次之蜀省平原沃野古稱陸海天府

之國也自張逆作難以來小民死亡殆盡寥寥子遺  
至今已二十年據諛撫疏內尚有遍野皆荒之語以  
地多而人少故也誠行屯田之制凡官兵駐劄處所  
有拋荒田畝即令耕種則兵皆得資田以食其力而  
地自不致久荒矣况以經制四萬餘兵一萬餘馬仍  
屯於現在駐劄之處不過居蜀地數百分之一即省  
餉銀一百二十餘萬且田既收穫人盡輻輳養無兵  
並以招民省餉兼以闢地富強之策

國之利也至於黔省古稱鬼方地最褊小明初分隸於  
楚蜀黔三布政司後改為貴州省我

朝以路通滇南特設兵二萬六千餘名馬三千五百餘  
匹以相犄角而壯聲援查諛省荒田共八千餘頃可  
以相其地里分兵而居之今平西親王下家口現議  
屯田矣滇黔密迤形勢相同土田亦相同也以諛藩  
握重兵駐同全滇為之屏蔽固無反側之虞且屯田  
之議行則六十餘萬金之協餉省矣即有零星山地  
離汎稍遠不能盡墾者不過十之三四亦可減歲額  
之大半也以上二條臣愚所謂本富者此也倘不及

今之時早為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餘萬之餉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之餉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協濟月月輸糧尚有外省轉運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大絀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為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此臣所以鯁

鯁然過計不能默默而處此恭請

睿裁勅部酌議分其條目定其規制轉行諛督撫實心舉行以本地之田供本地之兵不煩東南之協濟無事

人民之輸輓內以資度支於常數之外外以節軍賦於常用之餘所以權國用而裕軍實者誠莫踰於此矣

舉屯政安流民 康熙七年

巡視南城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 臣徐旭齡謹  
奏為經理流民為弭盜之要事 臣查各省飢荒而陝西  
尤甚西北地廣人稀耕種最難故自明廢開中道而  
邊無商困軍餘而邊無屯抑白糴而邊無賈至于末  
年求食飢民流為寇盜此前事之大失也我

皇上仁恩特沛蠲賑兼行窮民感泣固有雖死而不忍為  
盜者然府庫之金錢有限地方之飢饉無常若非從  
長經理則今日得賑而生明日失賑而死轉徙流亡



終填溝壑第今益勸軍屯商糴三法勢難驟復惟有  
集流民而屯地耕為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尚餘七萬  
四千六百四十八頃此皆膏腴田畝若將河西流移  
分立民屯則待賑待蠲之民皆可為耕田納稅之民  
請

勅部查照洪武永樂招徠流亡事例蠲免包賠聯絡里甲  
復其版籍不必急責差徭貸以牛種不必急催納辦  
若慮財乏難以集事則可做古人屯學田功之法激  
勸有力人戶招集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流民安

則轉盜為民流民散則轉民為盜况陝西連川控豫  
山谷綿亘易為逋藪若今日惜興屯之費恐後日增  
辦盜之餉何如收流亡而舉屯政不必徙民而塞下  
自實不勞轉粟而邊食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陳軍屯實效 康熙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艾元徵謹

奏為

朝廷歲歲數百萬之協銀確可盡省謹備陳歷來軍屯之  
效以備佐萬年經久之模事臣竊惟各地方之財原  
無不足供各地方之用所恃者

廟堂之經理有以使之各給無所用其裒多益寡權宜挪  
借之計矧我

國家今日方當全盛之時尺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

民則即以天下之地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給顧不免生耗於協撥雲南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七十餘萬貴州則需協銀歲常五十餘萬四川則需協銀歲常八十餘萬福建則需協銀歲常一百六十餘萬廣東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二十餘萬廣西則需協銀歲常十七八萬以致內地近邊各省則又有兼協兩省甚至三四省者內地近京各省則又有遠協至數千里外者甚至萬餘里外者凡此協撥銀兩一皆尅期完解時刻不容寬假臣誠不知

雲南閩廣四川等省三十年来如何全無經理既時時以餉銀不足耗

公家無數之金錢又時時以協解不前罄民間有限之膏脂此實民窮財盡之所以日甚一日而莫知所底也臣得以一語斷之曰總由於屯政未嘗實實舉行而荒猶多未墾故也夫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則與無田同有可屯之人而不使之屯則與無人亦無異思天下之地亦何一處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地即天下之人亦何一人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人乃需協各省則實有其地而若無地實有其人而若無人此正如情農治家不親耒耜終年溫飽惟倚隣里為活不止隣里效之勢必並困即隣里壺殮歲歲可繼亦豈長策臣竇為此反側靡寧細稽前代盈虧強弱之由備察近今多寡難易之教殆不啻寤寐以之斷然以屯田為古人屢行屢效之良法確可為功於今日請厯為述其事在漢則有趙充國以興屯可以息徭徭後罷騎兵廣積蓄者大費曰疏陳便宜十二事詔許之遂倣先零魏則有棗祇及韓浩

請建置屯田操從之屯許下得穀百萬斛曰之州羣郡皆置田官所在積穀遂併中夏後漢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合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軍食因以不匱晉羊祜鎮荆襄始至時軍曾無百日之糧祜因減戍邏以墾田至季年遂有十年之積後魏文帝時值歲凶以李彪請立農田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科並徵此後即公私豐贍

雖水旱不為害唐憲宗時振武軍飢以李絳請命韓  
重華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  
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曰募民為  
十五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回省度支錢二千餘  
萬緡太和末值黨項大擾河西節度使畢誠亦募士  
開營田歲因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又元初當征討時  
每遇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後各衛行省又皆立  
屯或因古人之舊如甘肅瓜沙等處其地利亦不減  
於舊或相地勢之宜如陝西四川等處皆其所肇為

亦未嘗遺其利明初則命諸衛分屯於龍江等處及  
邊境荒田撥軍屯糧為官軍捧俸糧其法則每軍種  
田五十一畝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即  
洪武所謂養兵<sup>軍</sup>百萬不費民間一文者也又宋遼金  
如歐陽修范仲淹吳充耶律昭田琢亦各建此議前  
後皆互相發明至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言此事又  
獨詳蓋未有不以此為危邊實塞足國裕民要務者  
記兵法有云取敵一鍾可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  
當轉輸二十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sup>臣</sup>猶以為天

天下固原有不可屯之地則邊城之荒棄者是也  
有必不可屯之地人則士率之游惰者是也載觀  
漢唐之興屯於邊地者行之莫不有功而宋之興屯  
於腹裏者行之莫不有弊又魏晉至宋之凡以民屯  
者則時聞其擾民而漢之兵屯者則未聞其苦民固  
昭然可知也然猶慮各邊士馬棊置星羅既難議減  
恐興屯已為不易去協餉終亦大難况國計之盈虛  
與成卒之多寡皆關生計何可不並為熟籌殊未思  
今日之兵固大不多於古無論周初之封建多至千

八百國凡幅幘百里者皆可調撥之兵七千五百  
守土者尚未可以數計即五霸兼併之餘其大國亦  
不過止得如今日一省而兵車一出動以數萬計且  
有稱帶甲百萬者再如漢李當三分未定時袁術袁  
紹馬騰張魯輩兵常至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特晉末  
東遷以後劉淵石勒李壽等兵亦各數萬不特延及  
梁陳蓋二百八十餘年無一日非割據世界若兵餉  
一有匱乏計必無取資於敵國之理故地方之需協  
與不需協誠不在守兵之多與不多也臣則謂今日

之可以耗

國家之物力者經理之即無一不可益

國家之豫大如四川一省通計需餉歲不過百萬而止其地則素所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一大都會今猶然荆榛蔽野若使之開墾豈難復成膏腴粵西需餉又不過止得蜀省之半其荒蕪非盡石田若使之開墾當亦可資飽腹是四川廣西之協銀可盡省也若廣東福建則需餉較多而閒田較少然沿海固皆可屯况屯政一舉行且見邊無要所在無地非屯無地

非兵則海禁可開食用益饒再減額兵則廣東福建之協銀亦可盡省也惟滇黔以平定獨後戍兵視前代不啻加倍雖尚有故明沐英世守田產誠不足供今日多兵之贍養又偽永厯以養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陋例亦無足法但我兵則固不更多於偽永厯時且藩下丁壯已照八旗圈給田土其食用自應即於田土中取足今止是備查邊荒分兵墾種務期足用當亦無難其各營汛綠旗官兵亦各查其附近荒田論令墾種則不直可使地無遺利固亦古人善守門

戶者守藩籬之意然要在藩鎮大小手足齊而心力  
一庶滇黔兩省之協銀亦可盡者也臣自承乏風紀  
受事以來即為此反覆熟籌今再逾歲止日思此事  
為當今第一要務况迭來所最難得者承平無事之  
時臣實以時不可失備陳管見惟冀

皇上垂察特

勅諫部願確酌詳議勿以為目前可支而畏言遠算勿以  
為成效難期而祇事因循俾區區之愚不止托之空  
言即從此億萬斯年

國與民皆實享其利矣



議邊兵借資開荒 雍正十一年

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刑部尚書 臣劉於義

謹

奏為懇

恩格外施仁加惠邊兵事 臣蒙

皇上簡任陝西總督到陝以後仰蒙

皇上軫恤兵民至意時時留心訪察陝甘二者雖俱承辦

軍需而總匯之區惟涼肅甘肅三處尤要查涼甘肅

百姓有土地之家所收糧石草束年來價值昂貴頗

可自給其無土地者運糧割草及僱覓傭工俱有腳  
價工價可以營生惟甘州提督所統及涼肅安西三  
鎮之兵甚覺貧苦蓋緣兵丁糧餉俱有定額往時糧  
一二兩一石者今價至數十兩是一日而食數日之  
糧矣往時料兩許一石草一二分一束者今價增數  
倍是一馬而食數馬料草矣即如肅州鎮守兵每名  
月餉九錢計日得銀總有三分耳今肅州之米至十  
三四兩一石是其數日所得止可糴米二三合方且  
自給不贍而尚能養父母妻子乎所以肅州之兵有

嚴寒而衣履破爛者豐歲而帶飢色者此臣之所目  
睹近又得署甘省提臣劉世明與臣書有馬匹則疲  
瘦殘瘍兵丁則鳩形鵠面之語以此而推則涼州安  
西亦可想見矣伏念我

皇上加恩兵丁至優至渥即如蠲免甘省銀糧草束恐折  
中定價不敷糴買加增糧料草束價值動費數十萬  
帑金此外別無再可施

思之法臣日夜籌畫欲為兵丁久遠培植之計查現在童  
華開墾九家窩原報墾籽種一千石王全臣開墾瓜

州原報墾籽種二千石臣又咨明孔毓璞將大灣小灣零星鹵薄地畝今歲不必佈種使水全注瓜州將來瓜州開墾地畝必多此外倘有餘水得以灌溉地畝及他處或有可以開墾地畝肅州安西二鎮臣仰懇

皇上各借給籽種籽五百石之價併製買牛隻農具之費

臣約估每鎮須得銀六千兩令各鎮兵丁或伊地弟男子侄耕種其銀於本年冬季及甲寅年冬季分作兩次扣還嗣後於每年秋收之時即豫留下年籽種

此外餘剩糧石責令鎮標中軍遊擊經營每年於青黃下接之時以濟兵食耕種之後令總兵官時常覺察毋致荒廢至甘提涼鎮臣委員見在查勘荒地將來開墾之日亦照此例而行此外沿邊各營堡倘有兵丁欲墾地畝而無力者許營弁報明飭令地方官勘實取具各營官弁印結亦准借給牛種農具之資於秋成後分二季還官在國帑原屬無虧而邊兵永遠受利如此培養數年士卒飽騰加之慎選將弁整頓邊兵不畏霜雪習於勞苦風土淳樸忠勇可用此即

我

皇上涼甘肅之長城不必調兵他省而殲除小醜綽綽有餘裕矣

議旗兵遷遼開墾 乾隆二年

監察御史兼軍機處行走臣舒赫德跪

奏為密陳愚慮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果能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為八旗者

國家之根本也我

皇上深見乎此

祖愛養旗人之

仁列  
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畢舉兩年於茲裨益多矣然以久

遠計之猶未見其可以無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乎因  
天地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為養斯可以無不  
養如若按人按戶給衣給食雖一州一縣尚不能徧  
况八旗之衆乎我

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計頗稱豐厚者人口無多房地充足  
之故也今百年以來甚覺窮迫者房地減於從前人  
口加有什佰兼以奢侈不崇節儉所由生計日消習  
尚日下而無所底止也夫旗人之所以賴為生者  
惟有房地別無他項若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

不過目前之計終非久遠之謀我

聖

祖仁皇帝愛養旗人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休養安全歷數

十載可謂深矣可謂厚矣而近年以來尚至如此此  
豈可不急為計慮乎惟是京師房屋尚可通融而地  
畝則昔時所謂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屬於民人前經  
臣工條奏動帑收贖奉

旨徐徐辦理尚未舉行臣愚以為即便舉行而八旗之人  
口太多亦未必盡能有濟故臣熟思長計勢不得不  
變通布置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苟能

收效於日後何必畏難於目前伏思

盛京黑龍江寧古塔三處為我

朝興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氣肥厚聞其間曠况處甚多概可開墾雖八旗滿洲不可散在他方而於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且八旗之額兵將及十萬復有成丁閑散數萬老穉者不在內若令分居三處不惟京城勁旅原無單弱之虞而根本重地更添強壯之卒事屬兩便由是合計京師及三處地畝均勻攤給務使家有恒產人有恒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

則根本綿固久遠可計矣但辦理事宜必須預籌萬妥蓋安土重遷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寔事勢之所由遷之之道必先料理於數年之前俟三處一切之規模既定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窮者為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曉諭厚加賞賜俾各欣然就道不知有遷徙之苦方可不碍於事理以期收效於將來若料理稍有不合宜致有桎勒或有遺漏乃徒生一番擾累轉傷旗人依戀之心更復益之有是在

皇上棟派忠厚明幹之大臣於臨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無弊耳至於預籌之道臣請

皇上密飭三處將軍等令其踏勘所屬地方其為可墾之處應得若干地畝可住若干兵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無禽魚水泉之利逐一審度據實具

奏俟准行之後廣募民人無論本地他省俱准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籽總在令其出力而不遽行陞科俟地既熟果有收穫即動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商賈諛將軍量度情勢如為其人可以遷住之

### 時即奏

聞動帑酌定移人數一面蓋造房屋分定區宇然後自京派往俟到彼時即將所墾之地按戶攤給或即仍令民人耕種按年交租給與兵丁統於臨時妥協辦理則旗人不過有一往之勞而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恒產矣更祈

皇上仍照舊例開設公庫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並將旗地典與民者照依條奏收贖給還本人其現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給窮人之地亦一併分賞無地之家臣

請以十月為期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  
計日增一日仍復其初庶恥之風既振強幹之氣自  
生綱紀益張根本益固然後更為因時制宜則久  
遠之謀更在於是矣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

乾隆五年

協理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范咸謹

奏為請倣古行沿邊屯田之法以裕八旗生計事竊惟  
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  
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  
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者審矣  
我

國家致治太平休養生息於今百年四方之戶口日繁生  
計恒患其絀而目前所尤宜急籌者莫若滿洲八旗



之恒產蓋民生有四各執厥業士農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而藉以生計者上之則服官下之則披甲二者皆取給於大官之錢糧夫

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衆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仁恩普徧欲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滿洲八旗生計久已上厯

宸衷而恒產至今未定蓋以內地既乏間田而滿漢人民在

聖心總歸一視其間經畫固有甚難者臣備員臺班復蒙恩准留一統志館現在纂修外藩蒙古統志考之前代遼之上京中京金之北京元之上都並在邊外其地郡縣甚多建有城郭宮室遺跡可考臣夙夜思維以今日欲為滿洲八旗立恒產惟有沿邊屯田一法昔趙充國屯兵緣邊九郡後至金城上屯田奏謂有十二利其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予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秋肥饒之利資捍衛之功廣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

其初舉朝皆疑之後竟獲其効載在史冊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似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墜科且令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柳寓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為遠則遼東邊外

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

興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耕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龍江幅頓不下四五千

里其間地畝或僅設為牧廠或且廢為閒田亦甚可惜欣際我

皇上聖德遠邁漢唐且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經費之勞以維億萬年磐石之固臣言是否可採伏惟聖明裁奪至應如何經畫如何經畫善後之處統祈

勅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苞桑永固此誠因天地自然之利可為萬年不拔之基也

議八旗閒散屯田遼東乾隆六年

戶部左侍郎臣梁詩正謹

奏為軍國大用不敷敬籌變通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供惠養深仁當豫為長久之計我

皇上德同天覆澤被海隅中外軍民固已安生樂業然且

痾瘵

厯念懷保弥殷偶有偏災蠲賑動數十百萬臣下奉行德意但應仰贊

皇上時沛恩膏豈敢豫為過計輒以節省裁減之說進哉  
惟是軍國大用顯有積重之勢雖目前習以為常而  
寔非經久之策臣奉

恩命簡佐農部詳查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  
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  
等而京中各項支銷一千合計一二百萬所入不敷所  
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  
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  
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等尋常支給僅免不敷而設有

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絀也夫經制有常固無  
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營窺之見  
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為我

皇上陳之今八旗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業也查  
八旗之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  
餘并隨旗居住羣聚京師

國家給俸餉以為仰事俯蓄之資嚴環衛以示居重馭  
輕之勢

恩至渥法至善也然經

聖世百年休養滿漢戶口衆多在民人可以自食其力猶以生計艱難上勤

宵旰至旗人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之不贍也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為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可為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

恩養如此其厚而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有不能者也臣比年以來再四

為旗人思久遠之計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之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土我

朝龍飛遼海興盛二京寔為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墾闢欽惟

世

宗憲皇帝運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

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得自為生養雍正十二三年間聞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奏者惟是人情可

以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

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即中外臣工見事  
辭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  
夫人為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

皇上統一宇宙涵育羣生自當全局運糧籌及萬年不得  
為因循姑息之計臣竊念

本朝發祥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倫而為旗人開樂  
利之休亦並未嘗使受謫戍之苦此由盤庚之誥可  
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

不及時早為之所難現在尚可支給而數十百年之  
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賠無窮之生齒  
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闕支不足供閒散  
之坐食而旗人之生計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  
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國用所必需無可減縮即竭  
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  
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  
繁即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  
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兼以充實邊防則

蕃行之餘盡成精銳陪京增拱衛之勢外蕃仰震疊  
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  
至沿邊地方何處最寬衍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  
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頓之法臣不能懸空詳  
度未敢冒昧妄陳伏乞

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斷自

宸衷

特勅定議施行

籌旂兵屯政 乾隆十年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赫秦謹

奏為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  
民萬世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 臣竊思我

朝

祖高皇帝創業東土

聖相承統一區夏以八旗為根本以四海為一家固已量  
無不包而思無不洽矣然四海之衆民也而八旗之

太  
列

衆則兵也民之所以求安與兵之所以待養二者常  
相需而要之衛民必先以養兵

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階第編叅佐領為之管轄猶天

下之有省郡縣為之階第夫一省之中既分府郡一

府之中又分縣邑一縣之中其為民間族處者則為  
村鎮而每之一村村鎮之中者有百人可耕之田則  
百人存之有千人可耕之田則千人存之所謂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而

國家賴以久安長治八旗之設叅佐領亦隱然以一旗

為一省一叅領為一府一佐領為一縣矣每一佐領  
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至數十口  
人丁不苛因徒有人丁而無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  
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  
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矣且於京城  
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  
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茲但考從前八旗至京  
之始以及今日百有餘年祖孫相繼或六七輩試取  
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



一族則生齒之繁衍可知當日所給之房地是量彼時人數而賞給者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

皇上登極以來洞悉其故多方籌畫添設馬甲護軍領催以及養育兵丁餉項所須每年不下數百萬

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猶未見充足者非盡係旗人奢侈與不善自謀之過是官無長養之理人漸滋生恒產不足故也此時業已如此更復三十年之後生齒再倍於今

國家帑金有數經制有定豈能更添兵額賞給房地以資養贍乎故前次曾

諭八旗大臣各抒己見為之籌度經營乃八旗大臣止不過取目前之事為之瀆請

皇上深知諸臣未能明達

聖意因事關重大料理誠難將從容辦理以期盡善此誠慎終自始之至意臣愚嘗謂八旗恒產之撤立必

聖天子在位盡必心盡力持之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內清平四海無事又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踐祚際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次第舉行此苛經年累月之事不然日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衆生齒日繁聚集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豈良策也臣再四思維則清查旗人戶籍為先務矣夫在旗之人數雖多而星羅棋布散處于京城內外者則皆有檔按案可稽也此事先宜查出八旗之人口數目實在共有若干除現在官員兵丁支領俸項錢糧足資養贍外其餘不能盡養之人必須立有恒產始可以為長計然恒產之

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從前原有老園地畝與京城內外所有房屋以資養贍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項或本家遇有急需措費無所所從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錢糧賠償無力從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業猶在旗人一經入官之後則由諛者旗內務府收租入充公用即間有將住房賣給旗人者亦殊寥寥况又有每旗生息十萬帑銀諛管之人以為借給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錢典賣鋪面房間以為子息故京城內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現

今已為官產者甚多我

皇上四海為家夫寧愛此微息而且特發帑金於京城之內將所有空地盡造房屋賞給兵丁居住則是日夜之所圖維者旗人之身家豈不樂其各有恒產以為生計哉臣請將八旗入官現在各該旗內務府取租之房屋徹底清查酌定官價或扣俸餉或定限交銀賣與旗人為業如八旗有公用之處自當別動公項至於在旗地畝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有急需稱貸無門不敢明將所有地畝一時契

賣乃變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也此等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年之間即有此風約略計之旗地之在民者今則十之五六矣蒙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議贖去年據戶部議覆直督查明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衛民典老圈旗地僅九千餘頃此在直督自必盡心仰體

聖意查辦但在各州縣官員積習俱各有畏事之心惟恐贖地一事紛繁拖累故奉行之際不無草率而民間朦混未有不欲以隱瞞旗地為己之恒業者臣恐八

旗老園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何則  
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而民典旗地自康熙  
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回者少數  
十年來斷不止于此數此次清查即係定案若少有  
隱匿則旗人之產即永為民人之業矣臣請  
皇上天恩特派大臣將戶部

國初圈佔地畝原冊及陸續給與旗人地畝檔案逐一  
查出按此冊將其旗某地畝坐落某州縣某州縣中  
有若干旗地皆給與其旗某人為業將此造冊行文

八旗令各該旗按冊查對分交各佐領傳喚原業主  
詢問此項地畝曾否典賣及已經典賣者在旗在民  
共若干畝畝其在旗者令原業主轉轉查明此項地  
畝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為業其在民者從前於何年  
月日典與何人為業如或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  
業主無人俱照部冊開明咨送

欽派大臣處以便查核除在旗地畝毋庸置議外將典與  
民間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者奏明派  
出八旗諳練地畝事務之叅伍佐領前往會同各該

州縣將本州縣內所有報出之民典旗地逐案查對如部冊之內有坐落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所造查出旗地數目冊內竟無此項地畝者即令該叅佐領會同該州縣印官於本州縣地丁紅串內查對如係國初以來即在民人名下交納錢糧者固係民地若從前並無紅串忽於康熙年間託故起有紅串而其地畝段又與部冊彷彿者即係隱瞞之旗地無疑矣如此清查之後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議動項陸續官贖而令原業主取贖於官或按限交

銀或借奉餉分扣而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指者贖者即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得地可以取資租在民間出租即仍種地兩無所損以後將民典旗地之弊永行禁嚴禁則從前旗人原有房地盡歸旗人矣至於八旗生息銀兩原係

世

宗憲皇帝為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金十萬兩交該旗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並非令典買房地佔旗人之恒產為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宗人府即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滋生者多拖

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便於旗人嗣後各旗料理生  
息銀兩之法未有善於此者臣愚以為今日各旗生  
息銀兩俱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為一分起息借給旗  
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但此項銀兩內有  
已經營典買八旗地方者若驟令變借一時價值難  
齊恐致有干生息請先暫借別項充還典買房地銀  
兩數目而將現在房地悉照前議轉行典買所扣俸  
餉入抵借餉酌盈劑虛裁成輔相是在

聖主格外仁恩有加而無已也夫

國家之為八旗計長久者房地兩項若盡數贖還而又  
有歷年增添之餉項所以養贍旗人之策已無遺議  
然而在京之房與近京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即使人  
丁滋生倍衆斷不能倍增恒產於前數之外至於兵  
餉之設原通計天下錢糧數目而額設者此外亦難  
以再增但生養無窮不可限量或更歷數十百年而  
後而無業人多豈有不深煩

聖慮者哉臣愚以為為旗人萬年之恒計莫如開墾沿邊  
一帶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為八旗無窮之業一地

兩養實千古不易之良法也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伯張廷玉等議覆御史榮潮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摺內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氣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城及張家口外興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計可駐滿兵一萬經議政王大臣議於口外地方天寒霜早五穀不能保其收穫能否足供兵食難以預定請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加查勘妥議具奏到日再議

等因嗣據原任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奏稱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係糜黍蕎麥耕種五穀者少即使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獲且每年所獲可否足供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

欽差大臣前往獨石張口外張家口外查勘開墾駐兵之

處處應請停止在案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

處氣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

即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為紅城子墻垣猶在襟

山帶河平時沃衍再百餘里為開平即元之上都其

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行七十里  
為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為北城子川原甚廣一望無  
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  
頃又云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  
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廠今墾為田恐旗人有  
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  
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  
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在征錢糧此  
諸城之地逼近大壩皆係旗人牧廠與蒙古無涉旗

廠之外乃太僕寺遊牧遊牧之地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  
哈爾外乃為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  
旗牧廠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併省又遊牧之地  
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充給至柴薪稍遠未嘗缺  
乏且壩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  
用臣於三月十三日在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  
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  
畝猶存碾碓尚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興和地氣較  
暖於開平其為可以耕種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



前所奏開平興和等處可耕之地乃伊巡閱邊關親  
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  
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  
安蒙古旗廠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  
皆無不悉心區別而聲明矣而原任大學士伯鄂爾  
泰等議謂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獲  
奏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  
浩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  
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日滋日盛徧養誠難長遠之道不可  
不預為籌畫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可資萬年之  
養與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為田若慮其不能見功  
何不聊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  
另為籌畫惟嘉<sup>孫</sup>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  
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興和開平等處地畝令民入墾  
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為公田其餘皆為  
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為  
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旗

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原不善於隴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為民人世業一頃為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必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朦混不一二十年之間民典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

國家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無隨無限滋生之人数屢屢增添之理有此

二不可行則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帶善於稼穡之民於興和開平諸城境內每處分撥數十人量為開地數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脉之肥沃相宜種植實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彼處但凡可興稼穡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種招闖內附近居民有愿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丁撥給上地五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一丁僅能耕種之數每一丁作為一牌每十牌作為一甲甲編名號牌編次第令其相

度土脉相宜之穀粟籽種即興作與之分糧如一年  
得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得效  
三年更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推而遠之其利無窮  
所得之糧運至關內平糶於直省歛收之地所得米  
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  
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糶出  
糧價亦存貯彼地積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  
動此項銀兩在彼地蓋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產  
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產俸

餉不能養贍之人陸續撥往駐防不必另給俸餉即  
令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聽其自  
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食租以  
資養贍如此辦理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一帶  
可耕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  
田歲晚講武散則為農聚則為兵不但八旗可圖久  
遠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數試看不一  
二百年之間自西至東綿亘數千里勢如長蛇成一  
帶耕戰之兵城可以南視九省北鎮諸狄威揚西陲

勢連東土實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障此億萬斯年  
之計千載一時也

請免清查屯田 乾隆十一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請停查屯田照舊辦理以免滋擾事查屯田一項  
沿自前明以至於今其各衛所多有以年代久遠冊  
籍散失無從稽查者亦有冊籍僅存而陵谷變易坐  
落界址無可徵實者有軍逃地荒係民自開墾者亦  
有運丁貧乏將田典佃於民而輾轉相售屢易其主  
者更有典佃之久民從而建造廬舍營治墳墓者是  
以順治十三年漕臣即請清田歸運而究未辦結非

奉行之不力勢不能也今部臣議令清田歸運意不  
過卹丁以濟漕耳臣竊以為現行津貼之例民出費  
以贍丁丁得項以承運其於漕非不濟也法無容更  
議者就使清田歸運果有益於丁猶得病其累民謂  
朝廷赤子不應歧視况丁雖得田不能自耕南北輓運  
曠日持久勢必召佃布種收其租息與未贖之津貼  
同一得項承運不見其益也且諛丁等素封有幾贖  
田之費勢必貸之富人朝得田而暮轉售數年以後  
又循故轍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挾制詐騙而

民失其業含冤赴訴訟庭將無虛日誠不如現在津  
貼之無礙於漕而軍民得以相安也乃部議之尤難  
行者謂船已減運不當仍給屯田是必取減運之田  
以予現運之丁而不知此日之減丁即當年之現運  
目下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効力於前脩簽於後  
各有減歇各有現運輪流既周無不均平者安用官  
之勞勞於忽取忽與為也取與之間冊必更造案愈  
煩而緒愈難理恐軍與民亦不得相安也近蒙  
特恩裁漕覺此項減運不在輪流之內未免稍優然以

國家深恩人被其澤而運軍遠逢其會稽沾優渥似不為過且每年減運丁數不少奪其屯將必致流離失所殊非矜卹之道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各丁經費俱屬有餘現在條例已為周詳但

飭各督撫諭令縣衛寺官清津貼之冊嚴典賣之禁而軍民固已相安漕運可永無悞夫利不十不變法故臣愚以為不若照舊辨理為便

條陳新疆屯政乾隆三十七年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奏為敬陳關外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諭前赴齋爾寺處

賞賚收誠之士爾扈特人等臣於八月十五日出嘉峪關由安西至哈密九月二十六日過南山口由東達巴松樹塘奎蘓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時當秋成之候城州禾稼盈疇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甚廣頗

為豐美城闌內外烟戶鋪面比節而居商賈畢集晉

櫛

八卷續上

民尤多臣留心諮訪其商賈中之有資本者已多認地開墾其藝業傭工穷民之因乏生理資本未經呈墾而諛處地廣糧賤謀生甚易故各處民人相率而來日益輳集又西行自蘇吉助巴爾烏圖水噶順溝大石頭而抵三泉子計程約六百里地多戈壁可墾之地甚少因係往西大路經前督臣明山

一奏明派兵酌建店房以便商賈往來棲宿現在辦理行旅稱便又西行即本壘河東西吉爾瑪泰奇台東西

格根吉布庫更格爾等處南面一帶山如屏障自春入夏積雪消融近山各處渠水充足向設八屯自乾隆三十二三四五等年招民墾出良田三萬四千餘畝又木壘一帶英格布喇及東中西泉等處商民種地數千餘畝又奇台東格根吉布庫官兵屯田萬有餘畝內地商賈藝業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諛地屯田民人生齒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恬熙此巴里坤所屬地方戶民蕃庶情形也又西行即吉木薩地方隸於烏魯木齊所屬三台紫泥泉子特訥格爾

八卷續上

而抵烏魯木齊天氣和暖地土肥美營屯地畝日以  
開闢兵民衆多商賈輻輳比之巴里坤城內更為殷  
繁又西行即昌吉瑚圖壁瑪那斯等處其地肥水饒  
商賈衆多幾與烏魯木齊相似約計烏魯木齊所屬  
連年在外招募戶民及內地送往戶民共墾有營屯  
田地三十餘萬畝頗為殷足來年往彼貿易之民日  
益衆多是以烏魯木齊特訥格爾等處商民陳善魁  
等一百七十戶以仰沐

天恩屢獲豐收比戶家給人足以成樂土請搬眷來屯等  
情業經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等

奏明於上冬搬移在案臣查其所搬父子兄弟計共八  
百餘口此外在彼樂業墾田及傭工藝業之人連年  
生聚日益衆多即在彼為民遣犯亦無不各安耕鑿  
積蓄成家此烏魯木齊所屬地方饒裕情形也臣往  
來新疆時遇負擔之民出外趁工傭食詢之據稱新  
疆地廣糧賤傭工一月可得銀一二兩積蓄稍多自  
請移家誠如

聖諭關外屯政日豐豐所在皆成樂土小民知利之所在無



不爭先往赴久而相安習成習邈朋携侶熙穰往來各自適其謀生之樂

聖主籌慮邊氓生計燭照無遺洵有如臣途次往來所見者臣於彼時體察地利諮訪民情知諛處水饒地肥洵屬無窮樂利惟是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猶未盡墾泉源雖已疏濬而溝洫猶未盡開欲期地無弃壤民無遺利必須於內外各處並行招募除內地貧民照前勸諭令其自行前往其在外之民目擊屯田豐美或因資本不敷或因人地生疎未免遷延觀望今

若不拘人數多寡一經具呈即便隨時指地給墾借給牛具籽種俾無守候之勞自更樂於從事將見生聚益繁而地利大興營屯增廣而兵威愈壯自可酌添郡縣以廣久遠之規臣以區身履其地目擊情形謹謬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新疆各屯商賈傭工藝業民人甚多應請就近招徠墾種也查巴里坤木壘奇台吉木薩特訥格爾烏魯木齊昌吉圖瑪那斯一帶年來商賈貿易傭工藝業

民人日多一日富者可以出資雇募工人儘力承墾  
即為已業貧者照例每戶給地三十畝接濟口糧並  
給農具籽種酌借房馬銀兩俾得安心力田則目前  
既可資以餬口而將來併得藉以成家誠如

聖諭彼亦何憚而不為應請飭令各該道廳將在外商賈  
富戶及無業貧民並戶民子弟之成立者隨時勸導  
因地招徠則就近招民既免遠道解送之勞並節虛  
糜

帑項而在外流寓貿遷之人亦得安居樂業悉成土著其  
呈墾地畝照新疆戶民成例六年陞科每畝納細糧  
八升其借給口糧房馬價銀亦照例俟生計就緒後  
分年完項則民力既紓地利益廣矣

一新疆可耕地畝應指明地名廣為曉示以便農民往  
墾也查新疆二萬餘里地方遼濶何處有可墾之地  
必須指明地名開載道里以便前往臣前於上年署  
理督篆任內咨查新疆嗣准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  
明山等咨覆瑪那斯城南一帶地肥水足有地二萬  
餘畝瑚圖壁城西北二十餘里約計有可墾地六千

餘畝可敷六百戶耕種又據巴里坤總兵存泰安西道錢鑿詳稱巴里坤城外及西大墜大泉並東西石人子沙山子奎蕪共有可墾地五千九百餘畝可安民一百餘戶等語應請飭令內外各地方官廣行曉諭令無業之民自行前往呈墾照例借給屋價牛具籽種以廣地利此外續有查出水泉地畝再令照前移明內外曉示如此則民知趨向呈墾亦為便易矣一嘉峪關本屬內地應請每日晨開酉閉以便農民商賈前往關外廣闢田疇也查嘉峪關舊例每日將關

門常閉惟是有人出關驗照方得放行今仰賴

聖主洪福嘉峪關外廣闢田拓地二萬餘里安西以外處處設官兵安營星羅碁布無異內地矣乃關吏循照舊例將關口仍行常閉凡有經過者俱查驗年貌詢明姓名註冊方得開關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之累在關外立業墾田者既願招致親朋則內地無田可種者亦願相携出門乃皆阻於一關未免趨趨不前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嗣後將嘉峪關每日晨開酉閉進關者仍行盤詰出關者聽其前往不得阻遏

農民將見携朋呼侶自相招引民戶日增矣  
一烏魯木齊大路數處應請修治寬濶也查烏魯木齊  
城南二百里地名七達巴有山梁七八處石壁夾峙  
甚狹行車頗艱幸每處應鑿石嘴不過一二丈統計  
七八處應修工程不過十數丈若令石匠燒鑿石嘴  
所費無多而往來農民及一切差使均為有益應請  
飭令該地方文武官員派撥兵役帶同石匠闢給口  
糧酌加修治則大路既得一律寬濶而於行旅亦為  
益矣

一安西曠地現在就近上緊招墾以廣地利也查安西  
府屬之玉門淵泉敦煌三縣雖土性鹹鹼而可墾之  
地尚多向藉渠水灌溉前因渠水多寡不定民間將  
昔年試墾之田漸次拋荒臣於上年欽奉

上諭以安西一帶有向經墾之田年來復有聽其曠廢等  
因

欽此臣當即諄切飭查并令廣為招墾近據安西府知  
府巴彥岱詳稱今將民間溝渠疏通濬流通現在渠水  
暢流除已澆種地畝外尚有餘水所有從前試種未

成及附近可墾之地約計所餘之水淵泉玉門敦煌  
三縣共可添墾田五千餘畝現在督率各屬就近招  
徠無業窮民乘時開墾試種苜蓿情臣已飭令上緊招  
墾以廣地利如此則曠土次第開墾民食漸加充裕  
矣以上各條臣謹就地方情形謬以陳奏期以收地  
利而裕民食足邊儲而厚屯防用廣萬年久遠之計  
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

議黔省屯防乾隆四十四年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苗疆巨筭備慮宜周籌請寓防於屯以靖邊隅而

裕軍實仰祈

聖鑒事竊照黔省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  
議善後事宜案內遵奉

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管轄農田而外兼事操防備禦  
之規足垂永久其間有著名牛皮大筭者綿長數百  
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枕

都江橫亘於新疆六廳之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  
前兇苗肆惡會兵攻剿類多竄入潛藏協力窮搜始  
得不遺餘孽其為深險早達

宸聰乃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獨此牛皮大箐未  
未經辦及雖四十餘年以來承平無事但苗疆重地  
非可因現在寧靜而稍存怠忽臣思安屯以養軍設  
防以固守本是撫馭苗疆良法倘諛箐有平曠地土  
地可以開墾成田計將寓防於屯斯為周備祇緣苗  
性多疑措處失當轉滋驚擾必須慎重圖維方可見

之施行臣於去冬巡閱營伍涉歷下游躬自體察并  
復面諭護貴東道事黎平府知府吳光廷親詣詳勘  
旋據諛護道勘明諛箐並無苗居寨落四面皆崇岡  
複嶺嵐霧迷蒙滿箐竹木叢雜陰翳峭寒攀援登陟  
盡係鳥道羊腸欲求坦壤可墾者甚少惟盤曲而上  
至半腰以南名曰雷公地係丹江廳所屬地勢平行  
兼有泉水流注芟其叢莽約可墾田四五百畝又雷  
公地以下有歐収勇荒蒿箐二處亦有畸零平地約  
可墾田三百四五百畝臣查諛箐延袤數百里形勢不

為不廣其可墾之區尚不及千畝若就地利起見棄  
之亦無所惜第念山箐深險闢野開荒之利雖不足  
而藏奸匿匪之害則有餘杜漸防微端在平日况積  
歲滋久原設各衛屯軍生齒增繁額設田畝每虞不  
敷耕食今既有可墾平原應令附近之震威等堡屯  
軍派撥子姪人等赴箐認段試墾責成丹江廳給照  
記檔仍委衛弁輪流前往稽查督辦毋許外來流匪  
竄入滋事其牛具籽種屯軍本有屯田尚能自備毋  
庸官為接濟俟其子姪墾種成熟之後各就認墾坵

段劃界分管即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所需建  
蓋房屋箐內叢雜竹木儘敷伐用無事他求統容試  
墾有效再將一切事宜次第辦理再查現議開墾之  
箐外相距四十餘里有雜講一汛係丹江營分駐守  
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在汛巡  
防但其地離汛較遠鞭長莫及應請於該汛抽撥千  
總一員兵丁五十名擇箐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另  
為一汛俾箐與箐外各屯汛互相控制聲勢更為聯  
絡如蒙

俞允其應建汎署兵房即取箐外竹木為料需給工價將  
難講汎抽撥弁兵餘出房屋酌量裁變抵給湊用或  
有不敷亦易於籌辦如此因地制宜則苗疆防範愈  
昭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是亦一舉而兩得其  
濟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陳新疆屯田情形 乾隆四十九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陳明口外屯田實在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受

恩深重畀任封圻不但陝甘二省責成攸事董事當殫竭愚  
忱實力辦理即新疆地方有須整頓調劑之處亦不  
敢稍存膜視凡屬見聞所及即應披實

奏明恭候

皇上訓示伏查新疆底定以來仰荷



聖主天威拓城地二萬餘里規模式廓民俗熙恬實與內地無殊經畫實為盡善惟屯田一事原係

聖主厯念邊儲於兵丁操防之暇授地課耕勤力作以收地利既備兵糈兼充倉貯寔為邊防善政自當妥協奉行計垂久遠乃臣蒞任後留心訪查口外事件聞各處屯田因頻年分數加增致兵力頗形竭蹶但事出傳聞殊難憑信適於七月間新任鎮迪道翰圖赴任臣知其人誠實可靠隨面諭抵任後確查情形據實稟覆嗣於十月內原任鎮迪道德爾炳阿丁夏回

旗過省謁見臣詳加訊問據稱新疆屯田收成分數烏魯木齊等處較伊犁不同原以地有肥磽難以一律檢查道署案卷歷年瑪納斯濟木薩等處兵民爭水之案紛紛皆由地多水少水足之處每得豐收水乏之處不免歉薄向來管屯各員具報分數俱係裒多益寡通盤核算詳報其寔兵丁內每有終歲勤劬不能足額設法彌補者近復加增分數官則恐懼處分兵則畏受鞭撻以不可逆料之收成先定以必不可少之分數弥形竭蹶聞上年具報收成十七分有

八達漢山會  
零兵丁內尚有賠累等語嗣於十一月初間翰圖稟到挾其所稟情節與德爾炳阿大畧相同並批稱每兵一名原額止種地二十一畝因分数加增遂暗加種至三十畝近經復行加增每名加種至十五四五十畝之多一名耕二兵之田勢難照料聞有扣餉雇人幫種者倘收成仍不及額即以應闕食米扣抵或令設法賠補遂不能贍給妻孥是加增分数徒滋兵累等語遠前署烏魯木齊都統圖思義回京過省臣復於接見之時詳加詢問所言與諛道等之所稟無

異以此互相參攷似屬寔在情形臣伏查新疆各處屯田分数賞罰章程原議伊犁每兵收獲細糧至十八石烏魯木齊每兵收獲細糧至十五石者官員議叙兵丁加賞伊犁收至二十八石烏魯木齊收至二十五石叙賞倍之其伊犁收獲十五石以上烏魯木齊收獲十二石以上准其功過相抵不及者官員議處兵丁責懲其塔爾巴哈台烏什古城吉布庫蔡把什湖牛毛湖各屯照伊犁之例哈喇沙巴里坤照烏魯木齊之例辦理嗣於本年三月內復經原任都統

海祿

奏准古城吉布庫二處收成分數報至二十四分濟木  
薩報至二十分如再能加增照伊犁二十八石之例  
從優叙賞其提標中左右營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  
精阿等處交至十五石以上者僅准功過相抵交二  
十石者方准議叙得賞交至二十六石者方准從優  
叙賞即巴里坤吐魯番塔爾納沁等屯雖不能一律  
照辦亦不便相沿舊日分數均須比較上年分數加  
增至三四分以上者再為請

旨議叙給賞此向來定例及以後加增之原委也臣查伊  
勒圖原定賞罰章程及海祿續請加增分數其意原  
為裨益倉儲多收糧石起見惟是地土有肥磽水泉  
有盈絀均非人力所能爭一兵承種地二十畝期以  
二十八石二十六石之豐收在內地大有之年收成  
尚罕至十分今口外地畝轉報至二十分二十四分  
此必非二十畝地力之所能勢不得不暗為加種以  
一兵種二兵之地又非一人力作之所能其勢不得  
不加夫幫種於是扣餉雇人在所不免迨耕種之後

在地肥水足之處或可及額豐收而地瘠水沙之少區仍自收成歉薄屯員顧惜處分自必虛報分数兵丁懼干責處又必多方彌補既將加賞塩菜銀兩貼補賠償又將應闕月餉存倉扣抵甚至於終歲勤劬無以養贍家口殊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軫念邊疆惠養士卒之至意祇因各處辦事大臣每年積習相沿止報收成加稔並未將兵 拮据情形 綏陳

聖聽竟至下情壅於上聞况原定分数章程已虞竭屢今

乃復議加增向之准叙賞者改為功過僅堪相抵向之功過准抵者改為議處議責似此年復一年殊屬不成事體且設兵原為操防如果兵力從容則稼穡之暇仍可隨時訓練若以一歲之力尚不足收成之數更何能復有餘力以事操演行之日久將使兵盡成農所設營伍亦屬有名無實更非

聖主整飭邊防之遠計也再濟木薩等處廣招內地民人開墾期於膏腴日闢歲獲豐登戶民樂於耕地則編戶頻歲如增桑麻雞犬烟火相望新疆與內地無殊

更為億萬載救寧之計

聖明遠慮本極周詳今地有餘而水不足非但兵民爭水訟牘紛繁抑且兵丁加增之地愈多而民人承墾之地日少此等戶民原為種地而來並非土著如田畝不敷墾種即現在戶民尚恐其易散更安望將來再有加增倘數年之後烟戶漸稀人民漸少更與新疆無益至口外地方如果有每年必須廣收糧石以備官兵口食情形則又不能不另籌辦理今即以烏魯木齊瑪納斯濟木薩三處而論每歲屯兵口糧需三

萬餘石就去歲屯田收穫九萬石有餘是一年所收已有屯兵三年之食况烏魯木齊所屬現存倉貯截至四十八年年底共有京斗糧八十餘萬石而伊犁四十八年

奏銷冊報亦存貯各色糧五十四萬餘石均可無虞缺乏似不必強兵力所不能屢增分數况每年加報收成鮮能及額究與邊屯田實政仍無裨益殊非核定辦公之道臣所知者雖止烏魯木齊所屬恐伊犁等處情形亦未必不相仿臣受

恩深重何敢因循緘默上負

聖恩惟有拋實

奏明請

旨敕交伊犁將軍烏什參贊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將各處

屯田分數據是查明的量情形妥協議

奏恭候

聖裁

議臺灣屯丁章程 乾隆五十三年

協辦大學士閩浙總督臣福康安福州將軍臣魁倫

福建巡撫臣徐嗣曾謹

奏為熟番募補屯丁酌議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照臺灣熟番向化日久當逆匪滋事之時各社

番勇隨同官軍打仗殺賊賊頗能出力欽奉

諭旨令臣等悉心籌酌將此項熟番充補額兵實為綏緝

番黎捍衛邊圉之至計臣等因戍兵仍請照依舊制

換防另將熟番挑募屯丁酌撥近山未墾埔地以資

養贍先經附摺具

奏在案茲將應行釐定章程做照屯練之例逐一臚陳  
一屯丁人數應按番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也查全部  
熟番通共九十三社臺灣縣屬番民自數百戶至數  
十戶不等約可挑選壯健兵丁四千名分為十二屯  
大屯四處每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作為額  
缺毋庸另設屯所即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賊盜其  
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并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  
庶番民等不致遠違鄉井而校驗調派亦易於齊

集至各屯相距距之地道里難以遠均臺灣縣所屬  
番社不過數處不能多設屯丁然臺灣縣地界本狹  
郡城設有重兵足資彈壓惟南北兩路近山險要甚  
多淡水一廳尤為遼濶原撥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  
名為隘丁零星散處不能得力應酌量地勢情形按  
照番社多寡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  
則稽察巡防自可倍加嚴密矣

一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也四川屯練兵丁  
額設屯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一百餘員今臺

灣番屯弁目無需似此之多祇應仿照其例量為設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為交納社餉但此等通事積年充役係地方簽派本非番人同類未便用為弁目內擇其曾經打仗出力及番社素所信服者如岸裏社潘明慈之類揀選拔補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領番衆屯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處設屯外委一員花名圖冊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事務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叅將就近管理諱番等素嫻技藝非招募新

兵可比應請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丁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詳報督撫給與劄付報部存案經管六年後如果董率有方曾著勞績由鎮道核明詳報督撫加一等賞給職銜以示鼓勵倘所管內有生事廢業之人及苦累番衆情弊即行咨革究處遇有事故缺出仍揀選番社悅服之人詳報拔補

一屯丁屯弁毋庸籌給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也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



三年節經勘定界址

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

奏明專委鎮道確切勘丈尚未詳報即值逆匪滋事現經臣等提卷核查共計丈出已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別升科辦理此外尚有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鬪及互控結會按內抄沒翁雲寬楊光勳

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餘甲統計抄沒未墾及

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均屬界外之地逼近

內山任其荒廢地利既屬可惜而愚民趨利如鶩和鶩亦難

保無越境私開情弊應請將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

撥給埔地子總每員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二甲令其自行耕種責定地方官勘定界

址造冊繪圖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屯丁出缺即挑其

子弟充補承受田畝如有私行典賣者照律治罪追

賠契價充公其地仍歸番社再查臺灣各社向例交

納社餉所種田畝租賦蒙



恩概免徵收所有撥給埔地應照畚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卹毋庸另行籌給月餉

一清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也查臺東面倚山地方寬廣從前因淡水彰化二處墾闢日增另行畫定界址址設立牛禁止奸民越界佔墾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畚佃地耕種價值稍輕者謂之租贖價值稍重者謂之典賣熟畚等歸化日久漸諳耕作祇以業經典賣與民無由取贖是以各處畚地不特嘉義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處續定土牛之

之界亦成虛設臣福康安追勦賊匪時周歷全郡所過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輿圖定界之外舊設土牛並無遺址可尋從前設立時不過築土作堆潦草塞責本非經久之計此時若不將埔地徹底清釐事過境遷界址必仍淤清泥臣等悉心籌酌除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一千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臺灣徵糧則例仰蒙

皇上優卹海外民番

恩施格外於民田則薄徵租賦於番業則概免陞科茲查  
民人租贖之地無多原係民為佃戶番為業主自應  
同番社田畝一豁免科其業經賣斷與民者既非番  
業即應令民戶一豁報陞第民買番地之後所費開  
墾工本原多又有每年抽給番租之例若在徵收本  
色民力未免拮据應照同安縣下沙科則按甲計畝  
徵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使知租額無虧俾  
得永資生計民人苟藉有納賦明文世守其業亦可  
永杜爭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瑯嶠等處接壤生

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逐加懲治惟  
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  
沃土既須拋荒而游民又無歸宿應請照新定民賣  
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此時正值農忙之際  
未便紛紛履勘應令該處民番將租贖典賣地畝先  
行呈報一俟刈獲登場臣徐嗣曾專委大員前往  
抽查分辨別辦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即以  
所墾地方為界豎立界石大書深刻俾人一望而知  
仍交與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

周歷巡查有越界私墾即行從重治罪

一屯丁習用器械應令自行製備報官查驗也查番民打牲捕鹿所用標鎗鳥鎗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牟利即如岸裏社番善用鳥鎗隨官兵打仗殺賊最為賊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毋庸製給但現在嚴禁民間私藏軍器屯兵所用鎗箭亦應官為點驗以備稽查所私有新設也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祿營之例拘定鳥鎗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祇以該<sup>番</sup>常習器械為準呈報總兵逐加印烙編號備查每年令總兵巡

查之後點驗一次如無火烙印記即照民人私藏軍器之例一併治罪

一屯丁徭役酌與優免以卹番力也查臺灣各社熟番質樸循良竄堪憐憫從前文武員弁出差巡察無不調撥番兵背運行李其餘如地方興築遞送公文等亦皆社番應役其勞苦急公之處較之臺灣民人不至數倍今既抵補屯丁各令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有搜捕盜賊等事又須聽征調所有一切徭役應請免其承應其未補屯丁之番民亦祇令遞送公文

八  
不得以私事役使倘地方文武及理署番同知不加  
幹卹有苛派擾累之事令該鎮道實力訪查嚴行叅  
究以上各條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悉心籌議是否有  
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國朝奏疏卷二十六

蕭山 朱標 雲木 編次

政教

吏治上

剔蠹安民疏

魏象樞

請禁上司差提犯證

劉顯績

請定各衙門政限

魏象樞

陳刑賦二事

趙進美

陳兵民困苦補救之方

杜 濬



陳史治四事

小藝通以自  
梁清標

請清治源

柯聿

獻吏治四要

尚九遷

節用愛人疏

王永吉

陳海防民竈錢法三事

王啟祚

政歸簡易疏

盧崇峻

政專責成疏

徐越

更新圖治疏

徐旭齡

請端教養清吏治

孫蕙

陳久治十策

任宏嘉

滌六虛除三弊疏

荆元寔

陳楚省堤工漕船邊缺三事

郭琇

澄清吏治疏

李發甲

請退九門提督兼政

高遐昌



剔蠹安民疏 順治四年

刑科給事中 臣魏象樞謹

題為安民莫先剔蠹乞

賜嚴加澄汰以祛積弊事 臣惟我

國家德威廣敷天下大定即有冰雹蝗蝻所在見告業蒙  
聖恩遣員查勘仰知議蠲議賑旦夕大霽

皇仁矣乃尚有貽害地方為明季大弊未經嚴行禁革者  
則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之胥隸太濫  
也此其人雖僅衙蠹之微而其害寔關民生之大地





方官果能檢身率下當以清理衙蠹為第一事蓋必剔去奸惡始可以撫綏善良惟民間不受吞噬之災地方亦不釀意外之患也倘市棍賊黨皆得竄入衙門將財雜委名目多端巡捕承差額數無定此輩兇猾行徑甚熟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官長不得知下民莫敢告何異民間千百虎狼至於有司衙役多者動以千計少者不下數百而每一名輒有數人用應名曰副差若非犯法而營窟藏身必係棍徒而倚勢索詐如河南之李省淮安之徐人傑包藏禍心頑冥無

忌又如樂安之王應吉燕永蛟輩平日則倚官以詐民遇變則殺官以應賊總因濫行收用流毒一方雖皆置以三尺臣正恐此外此類尚不乏人也夫傳宣奔走自有正員書寫勾攝亦有額數果奏政簡刑輕之治則積惡之徒將焉用之伏祈

皇上勅下撫按併行所屬道府州縣各將本衙門員役細加審汰酌立定額務嚴察其身家併無過犯者方准投用其裁定數目撫按具冊報部有司具冊報撫按如徇情溢額藏垢容奸臣等即當指寔叅論庶大猾

無所用其鑽營良民得以免於侵剝其於地方民生  
未必無小補也

請禁上司差提犯證順治八年

兵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劉顯績謹

題為督撫毋濫用多官監司毋直票提人民生日安吏  
治日進事竊惟督撫一任綜理文武事至繁也奔走  
承應原需諸役但中有一種無賴之徒積奸之輩或  
惡極鄉曲或罪脫法網督撫不察來歷夤緣投入藉  
以護身故智不移恣行威福其寔聽用一役擅號曰  
官平日於有司也倚仗衙門分廷抗禮及謀委差使  
志氣揚揚多方欺凌妄自尊大稍不遂意傾害隨之

州縣畏其亮鋒忍氣吞聲而甘為奉承者矣魚肉小民又不必言也臣伏請

上傳念國家首重體統尚禁莊頭投充藐視命吏此輩何物妖魔可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耶至監司為承上統下之官整飭所屬詰責兵戎迺其常職即有民詞批發府縣詳報解報此定體也近多不遵舊例竟稟差承役赴州縣提人或架言土賊借或指名窩盜猛若虎狼勢同抄沒差使一到身家立盡莞莞小民徒有呼天搶地而已且侮慢州縣打吏喝官索酒詐錢不盈欲

而不已臣繕疏畢見太和縣民各名揚憲司蔑

詔欺君一疏中云羣謀影射密揭飛拏莊村官宦凡有積蓄者無不受其網羅則監司之直稟提人為害固昭昭也

皇上親政以來事事以百姓為念此害不除民生猶感伏乞

聖明勅各省督撫將所用員役逐一清覈嗣後凡有投用詳察來歷寧慎毋濫寧少毋多再

勅督撫嚴飭監司一始舊例不得竟差稟役各屬提人庶

小民得安有司亦可勉為良吏矣

請定各衙門政限順治八年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

睿意圖治方新政事停閣非體謹激切陳言仰祈  
鑒察事臣惟立政以寬舒為本圖治以振作為先我  
皇上臨御以來仁政藹藹

天語煌煌精明惇大帝王同揆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  
六部等衙門在外省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臣見  
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

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即從前不必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

廟堂之上雷勵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奉

旨章奏並各衙門應行事宜覆已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頗需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者一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

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聖主之日為

國為民任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在諸大臣肩宏任鉅豈不能仰體

聖懷第恐因循漸積司官之塵留者堂官不問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事而虛責成臣竊為

昌明之世不取也况督撫按奉行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為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稽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徼倖夤緣之情乎臣愚以為事體有輕重

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慎者或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申詳併咨覆案呈年月小日咨內逐一註明本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核叅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但近在輦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

奏外其餘諸事內嘗有一二口奏之事口傳之

旨不經發抄者臣思

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

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書之朦溷耽延可杜矣伏乞

勅諭各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

勅下內院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候

聖裁臣職在進言激切無忌統望

聖明垂鑒施行

陳刑賦二事順治十年

刑科給事中臣趙進美謹

題為敬陳恤民之要廣

皇仁以協

天  
心事竊惟正王政莫大於恤民而百姓之待澤於上者莫切

於刑賦近改折清獄屢奉

恩諭海內已瞻仰

聖慈臣更有芻蕘之識以進者如錢糧正課絲粒皆關有  
司考成誰肯為民受過近見江南冊報奉

旨草職提問諸臣皆以官役侵欺挪借蠹

國累民法所當嚴也但恐新選有司不體

朝廷德意功名念重轉相效尤遂以催科為急追呼敲朴  
急如星火奸役猾書愈得因勢逞威閭閻小民畏吏  
如虎徒見徵求日急杼軸日空豈能仰達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乎臣乞

勅下該部嚴飭有司設法勸諭鼓舞樂輸上完

國課下不病民并將革斥諸臣侵欺挪借透支諸弊緣  
由明出曉諭頒布各省務使窮鄉下邑曉然知

朝廷剔弊釐奸之大法有司不敢藉口暴徵撫字之政寓  
於催科庶殘黎不致重困矣若獄訟所以伸冤抑而  
平民情也問官身在地方兩造既備何難速結以免  
株連幽繫之苦乃閱各省按臣審明成招逐件

奏報疏內所載罪欵去其初犯之時有經五年四年而  
案始定者若山東按臣馮右京欽奉

恩詔開釋張有成一疏中云事屬風影各命皆斃惟餘有  
成奄奄獄底已斃者不能起之九原現存者當急于  
以開釋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著查明議處之



旨推之他省豈能盡無而各省所報正犯未經定讞先伏  
冥誅者如劉廉玉沈一之類又累累見告夫正犯先  
斃既使

國憲未伸倘中有株連冤誣更屬無辜可憫臣乞

天語申飭各處撫按轉行問刑衙門自今歲遵

旨清理之後凡大小刑獄無論批發自理必速速勘結不  
得仍前淹遲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內問官呈  
詳必將初告批審駁審成招年月明明開列倘有沉  
滯太久者得據以糾劾內之部科得據以叅駁庶諸

司上凜

功令民命不至草菅於我

皇上好生之仁格

之誠非小補也

帝

陳兵民困苦補救之方順治十二年

禮科給事中臣杜浹謹

奏為敬陳兵民之困宜施補救之方仰希

睿鑒以備採擇事竊以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至養兵設防又以保邦而衛民也臣於兵民疾苦雖不能縷陳謹以耳目之所及并商旅之所傳說痛心疾首可堪出涕者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撥補之地租不可不清也臣聞

畿內被圍地土率皆於各處州縣衛所撥補抵還奈小  
人懷土之情多無往彼耕種者不過租給本人以應  
賦稅以竊餘潤耳向因各官自護其民視客民若秦  
越而胥吏遂叢弊於其間有有冊而無地者有有地  
而無名者租分多寡咸顛倒於胥吏之手以磽地而  
索上租以沃壤而出下租至相訟於官客民之強者  
肆行詐害有索至數倍數家者本地之強者故為父  
持有致其質衣行乞投河挂樹者甚至彼此謀害牽  
連鄉民毆殘肢體凌辱婦女者臣祈

皇上勅部嚴查限三日內速造清冊三本以部印鈐蓋部  
存一本兩地各發一本如冊有不清被人告發官叅  
吏究以示懲創其地畝仍造上中下三等部定租值  
以免紛爭庶兩地之民相安矣

一曰防兵之利弊不可不詳也臣聞兵有月糧衣食所  
資不肖將領每設法扣除使健兒竭蹶又恐諸軍怨  
望則濫設駐防以償所失兵丁明窺其意擾害自不  
必言是以逍遙河上醉飽是圖甚至有拆房供爨割  
田代芻樞市人為僕役淫良家為嬉笑者是兵受將

之害而民又受兵之害聞見者莫不傷心也如山東高苑因謝阡之亂設有防兵及其遊魂久冷二年之後始得撤還如直隸雄縣因南北之衝設有防兵今皆傳食吾村桑麥俱倒雞犬一空臣祈

皇上勅直省撫鎮查有敵虧短軍糧者許將士互相告奸以軍法議其後仍令有事而設防者勿近民居勿攘民食其無事而設防者兵歸其伍吏治其民庶兵民可以休息矣

一曰商灶之苦累不可不恤也臣聞行鹽之商有益國

課故向來鹽運各官每待之以禮以示優勸近來貪風日熾視鹽筴為利藪視商人為魚肉即有富商或立借貸名色暫充逋欠其實並不償還其商之貧者則凌辱百端囚拘痛打是以竄逃民間不事舊業此鹽課之所由虧也至竈戶居斥鹵之地編民之最苦者也酸風烈日拮据灘場又謀生之最苦者也近日大灘皆歸富商其所剩者皆係灘之最瘠者向因有官吏食鹽一鹽即傾數家夫官有俸錢更有工食此等名色創自何代且本地州縣又濫加私稅稅目有

常豈容私索即此二弊竈戶幾不聊生矣臣祈

皇上勅部嚴行申飭如有仍前索詐諸商肆行凌虐者當指名叅處至竈戶食鹽私稅嚴禁永革犯者以枉法論庶商灶可得存立矣

一曰錢法之通塞不可不議也錢者泉也出之不窮用之無方以利用也今錢法不通為害匪細即先以兵糧而論臣聞浙江支發兵糧十兩之內銀得其七錢得其三官發則以一千為一兩民間則以一千數百為一兩軍恃其錢貴欲強買而不能民視其錢少欲

賤鬻而不遂每一交易輒成聚訟此其弊蓋由官吏風示之不善與收納之不一故也官之所收者銀也而迫民之所用者錢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詆雖蚩蚩豈不喻其意乎且用銀既多錢自減價如是而欲錢法通行錢數相準無怪乎痛策而不前疾呼而無應也臣祈

皇上勅行該直督各項錢糧必收錢十分之三以為官俸軍糧工費工食之用一兩止收一千不許稍有加減至各關稅銀亦收錢十分之五使折上糧船帶交戶

部既以助京師鼓鑄之不足復以驗各省鼓鑄之美  
惡官民兵商悉如一體庶錢可以流通矣

陳吏治四事 順治十二年

吏部右侍郎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 臣梁清標謹  
奏為欽奉

諭旨敬抒所見仰祈

鑒裁事 臣愚陋無似蒙

皇上拔置左銓夙夜圖維莫由報稱恭遇

上諭求言仰見我

皇上求治盛心不遺葑菲敢不俯竭愚忱仰佐萬一竊念  
臣衙門職在用人謹就職掌數陳有四惟

皇上採擇焉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關守令漢世特重其官如龔遂黃霸卓茂諸人治績表著或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或璽書褒美賜爵封侯是以古今吏治漢為尤盛今體統凌替文法拘牽有司力疲於趨承心怵於功令稍失上官之意訶斥頻加兵馬往來橫遭侵辱即有賢者欲興一利除一害動多掣肘何怪職業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謂欲課實功必先一體統請

勅下督撫隆其禮文或豪強有凌侮把持者得以申請究治四體寬然庶可展布又察明初有到任須知一書內列規條三十一則綱目森然皆切民事例於銓除之日分受選官使知所遵守其後漸廢不行有司且茫然不識職守為何事矣今其書具在亦宜重加訂刻照例分發道揆法守上下交修懋賞以鼓循良重罰以儆墮窳其誰不自勉於吏治乎

一重清華之選

皇上宏開言路以襄盛治責言官既重則選授不可不詳在外推知中經舉卓異治行高等者自當優以清華

乃俸深序及往往陞轉部曹一憑掣式及值考選則  
平平無過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獎廉能慎名  
器也察職掌內舊有部郎改授之例

本朝亦屢行之况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謂  
宜照舊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員外主事遇考選時  
許各部堂官遴選品行端方中懷謹直者咨送臣部  
與卓異推知一體考授科道等官斯臺垣濟濟才賢  
不致有沉抑之嘆矣

一嚴功過之衡勵世之權存乎黜陟賢者進之不肖者

退之所貴乎銓衡也今止循資俸按籍陞遷雖殊才  
異能與庸碌等激勸無憑治效曷覩臣請於選功二  
司設紀功紀過二簿令督撫察所屬各官任內完賦  
墾荒獲盜清獄允地方應行事宜有能舉一政者即  
開寔蹟報部詳註於冊除不肖官員具疏糾劾外其  
有過可指者亦是報部註冊臣部於陞遷時考其政  
蹟多寡定人才短長上者優擢次者平陞下者左遷  
在內部寺等衙門亦各將所屬功過不時咨送一同  
詳註推陞分別之法亦如之如是則循名責實人才



競奮矣

一復徵聘之典圖治必先得人匡弼尤需者碩益老成  
國之典型而大賢者天下之望也漢唐宋元明歷代  
皆行徵聘燦然可考况

皇上勵精圖治遠邁古昔豈無一二名賢足當安車蒲輪  
之禮備霖雨舟楫之用者乎前奉

恩詔山林隱逸現行薦舉然大賢原不數見督撫止具虛

文臣請

勅下九卿公舉數人不論舊紳隱士務秉虛公真知有大

儒碩德學問經濟海內繫望者方許會同舉奏

皇上禮聘至京詔以治道如所舉不謬即破常格待之以  
重四方之觀瞻收旁求之實用亦

盛世致治所宜先也至於屏浮議核成功任賢人而勿

疑信

詔令而勿變是在

乾斷獨操何患積弊不除哉

請清治源 順治十三年

禮科給事中 臣柯聳謹

奏為酌時宜以甦民困嚴釐剔以清治源敬陳一得之  
愚聊效先資之獻事 臣殘邑外吏奉職六載近蒙

親試

特授諫垣敢不俯竭愚忱以圖報稱於萬一 臣思圖治之  
道杜絕營私方可澄清官守軫恤民困先在嚴革弊  
端以 臣得之耳目最確者約舉五條敬為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即有一  
定之名分上官非養尊屬吏非云曲謹益以體統嚴  
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  
如屬官拜認門生明末允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  
之後方稱門生原以既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  
乃流弊日甚九州縣之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司道  
之與督撫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借門生為獻媚  
之階梯假執贄為行賄之捷徑甚或曠廢職業專務  
逢迎餽節賀壽百計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為

徇庇安望有強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得實特  
疏叅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鑽營自必盡心  
職守簡省納結並可勉勵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肅吏  
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窟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糾叅胥吏亦  
有考察至於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然臣見近日  
察訪衙蠹只行於小而不行於大不知官府之衙門

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為數繁多通省之事在其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刑獄大小賦役高下挪移脫換線索由已故一入衙門無不乘堅策肥棟宇連雲疆畝如繡不知得之何來故江浙之間司道掌案書吏每名頂頭銀兩多者三千金少亦不下千金即刑廳書役亦必千金輩挾此重資鑽謀營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償於一二事不難倍收於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幾何能堪狼虎吮吸也至於州縣職分既卑力難

容庇年來州縣之積蠹無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申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朦混按臣稍有瞻徇便多投鼠忌器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贖鍰充數塞責乞皇上嚴飭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下至府廳州縣務須虛公察訪苟有罪蹟昭著一體拏究如果能訪拏真正巨憝考核之日當加獎賞如仍前僅以州縣下役充數者竟以不職論處庶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一禁訪行以清弊藪省會衙門附近有等積惡巨棍號

為訪行身不充役公庭而聲氣最廣結納最豪允督  
撫按各衙門掌案經承無不是其至交又分布腹心  
充當大小各衙門胥役每日就各官所行事件列成  
單款或趙甲錢乙總屬鬼名或將直作曲暗埋殷戶  
俟督撫按凡有劾檄催道府推官道府推官轉寄  
耳目於胥吏胥吏密通線索於訪行遂乘機臚列贓  
款盈千累萬經手年月鑿鑿有據隨揮腹黨挺身作  
證道府推官據此上申督撫按據此入

告及至承問所開贓迹十不得一訪行復從中嚇詐官府

魚肉小民得錢則立見冰消不得錢則枉證黑獄又  
有甚者奸胥滑吏積惡貫盈明知已不能免計串訪  
行捏造贓款隱匿親行過惡反將素封良善之人列  
名被害彼鄉愚生不至省會目未覩衙門懼禍已極  
又因本蠹素不相識兩造之下百口代為力辨不惜  
出橐中金求情囑託為之昭雪叠經審結巨憝之誅  
已寔而千金之家立破矣李代桃僵生民隱痛又或  
故板事外之人隔省關提坐經旬月

欽件久遠不結承問衙門每因違限叅罰比比皆然江浙

為甚伏祈

皇上飭行各省督撫按諸臣嚴究訪行弊棍以蘇民困以

實官評

一急停徵以恤災荒

皇上年來軫恤災荒痼瘵時切近畿地方每年特發帑金遣大臣親行賑濟各省報災分別輕重恩賜蠲免如有奏報踰期題叅處分如傷之仁固已天下共見矣臣思水旱告災秋成無望內而餬口無資外而追呼踵至斯時速沛

皇恩庶可稍延殘喘乃州縣申報督撫題請再候部覆即立限甚嚴近者勢必三月遠者動輒踰年有司恐礙考成不得不仍行督徵及蠲免之

詔下頒而糧額完解幾竣臣前任楚中每見本年災荒題允部覆必經數月當年正賦已完蠲免分數不得不流抵次年夫流抵次年無論官吏侵漁銷算勒捐種種滋弊况小民竭髓以完凶年之賦反輾轉以寬樂歲之徵則遠汲無救於燃眉有立而待斃耳自今以後乞皇上專責撫臣先據州縣申報災荒委勘得實一面題請

一面酌量分数先示停徵重則十分之五輕則十分之三除經奉

旨應免若干外或停徵之數尚有浮額應追者即於次年帶徵經徵州縣本年奏銷免其叅罰則寬一分寔受一分之惠早一日則救一日之生豈至蠲免之

隆恩竟同畫餅之故事乎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無論崇卑俱宜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自古

廉吏有懸魚痊鹿之標酌水投錢之節方能扇布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污接踵大者無論即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除在上司封發價銀塗飾耳目未嘗不謂發價平買其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縣下吏陰喻其意或私派於里民或取辦於行戶物數既完原銀并繳百姓累賠而不敢明言州縣奉行而付之無奈故地方有一土產則百姓受一大害更或差役執票橫索除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食餽送路費數倍之苦乞

皇上嚴飭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市鎮處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現任官府硃票差人指稱官價勒買物件違者即以違

旨論并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員者罪亦如之如此則

國法既嚴人心知做廉隅少飭而民得安生矣

獻吏治四要 順治十三年

兵科給事中 臣尚九遷謹

奏為謹獻芻言伏祈

睿鑒採擇事 臣碌碌 非庸荷蒙

殊眷拔之稠衆之中置諸諫垣之列既身膺言責敢不竭其愚忱有聞必告以期仰副委任之至意謹將目前所切要者條列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一嚴叅劾竊謂懲貪激濁固肅清吏治之大權然必博訪嚴詔方可以示公道而服人心近見各省



糾彈之官論其贓跡盈百盈千究其歸結大半烏有  
甚至有紛紛告辨借端瀆擾者果叅者為是則問者  
之狗庇可知問者為是則叅者之偏執可知二者是  
非不能兩立也臣愚以為必躬親閱歷虛公體訪不  
徒專恃風聞與夫開揭必寔察其物議沸騰穢跡果  
著者然後形之白簡據寔上

聞如有問詰與原叅不符者許先叅之官指實據證糾劾  
以定功罪是非大明犯法者不致乘隙脫卸而  
欽件亦得早結矣一飭學政臣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得

人之效宜擇真才年來文體雖經釐正還醇而考較  
似未盡善有文義未通而取數必足於原額甚有不  
能完篇限於數而並取之者殊非

聖世掄才之意臣以鄉試屆期欲破從前之習宜立更始  
之方以後督學之臣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  
以輕授如遇科歲試期但擇文理清通才可上達不  
必拘泥定數濫收黷序試畢之日盡將原卷送部磨  
勘如或復蹈前轍當治學臣以疎忽膽徇之罪庶人  
文丕變而士類維新矣一酌考成竊惟郡縣臧否首

以錢糧完欠為殿最此固經國理財之要務願有司  
憚於考成靡不急催科而緩撫字勸輸不效勢必敲  
朴箠楚之極有散而之四方者有迫而走險固畏法  
紀者何以副

皇上愛民之盛心臣惟當視地方上中下變通而分別之  
如土沃民饒州縣之上者力足以辦而錢糧不完逋  
負如故當責以考成參罰之例他如地方雖未凋殘  
而土瘠民貧州縣之中者如曾經蹂躪民逃地荒區  
區孑遺僅存一縣之名勢不能卒完州縣之下者是

其地其時正有司得展其撫摩之術而見

清時愛養之仁若拘泥成例以每年錢糧完足分數覈其  
殿最恐於撫字之道多有掣肘臣非不知度支浩繁  
則用不足輒敢冒昧為郡縣寬蓋以民為邦本本固  
邦寧所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良非淺鮮亦以仰體  
皇上憂民之至意也一申法令臣惟各營官兵之設原以  
防奸禦侮非徒務虛聲而為觀美也向見地方有事  
輒請滿兵有事則坐糜廩餉無今近

畿之地往往盜賊縱橫白晝劫掠近者如此遠者可知

夫既不能消患於未萌又不能緝獲於事後及至失  
事專諉有司而手握重兵者每逃於法外何以飭武  
備而靖地方臣思各營俱有已定之汛地當責之畫  
地分兵朝夕防範務俾符斂跡避適肅寧否則先  
將該管將領治以踈防失機之重罪庶積玩知儆而  
民獲安矣

節用愛人疏

順治十四年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臣王永吉謹  
奏為節用愛人以清治源事竊照自古帝王平天下之  
道不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勵去磨鈍則賞罰二字寔  
勸懲之大端也孤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可見用人關係最重舍用人之外別無  
理財之方人與才相需並急不容偏廢者臣管理吏  
部職在用人入署辦事見考功議處督撫司道府廳  
州縣等官每日罰俸停陞降級革職多或十餘案少

亦數案每案少者數員多或數十員陞除未久降革最多天生人才原不易得培養甚難何堪催折如此然戶部職司理財軍需撥兌至急禮工等部營建宴享費用不貲積欠不完催提逾限照例

題叅原難寬貸倘果有益於

國計各官罷斥何足垂憐乃立法既嚴怠玩如故在事諸臣縱不急公務豈不愛功名或者叅罰太過不足以服其心而追比法窮寔無以措其手因而神昏氣短叢脞混濛百務廢弛坐待譴謫欲理財而財愈匱

則勸懲之法不可不細講也查各部錢糧考成則例各有不同然皆以十分為率惟戶部錢糧多故叅罰獨重然先年亦以十分為率照依所欠分數分別議處輕則免議罰俸稍重者停俸降級革職戴罪督催完日開復又其重者降級調用革職為民曾經會議相沿已久近見戶部覆疏凡陞任丁憂署事及新官接管降調離任等官皆以人各十分計算叅罰是一年錢糧係一官經征原止十分為率者若一年之內三四易其官則化而為三四十分矣况禮兵工三部

既各有十分考成戶部項下如漕糧南糧倉糧屯糧  
漕折白折鹽引贓罰等項則例尚多若人各十分計  
算則積算一任之內便有百餘分不止此後叅罰重  
疊深恐格碍難行也即如陞任丁憂降調署事之官  
俱在十一月十二月離任本年未完尚可責其玩悞  
若在正月二月則一年額賦豈能於一兩月內合併  
預徵又如委署接管新任交代之官俱在正月或二  
月到任則本年額賦尚可查其稽遲若俱在十一二  
月則各年未完係前官經手又豈能於一年之前代

人受過今一官之身數月之內本色折色正項襍項  
起運存留新徵舊欠紛紛逼迫夜以繼日嚴刑酷比  
血肉紛飛方苦鞭撻不及神術難施却又以人各十  
分計算叅罰革職降調幾致動輒得悔罰而再罰安  
望開復之期處而又處久斷陞遷之路前官方去後  
官已叅更換不常迎送受累日久混襍追辭難請求  
免反欠欲速反遲此法不更恐財賦終無清楚充裕  
之日也伏乞

勅部確議州縣錢糧是否應照舊例仍作十分考成覆請

上裁庶立法簡明人心競奮人才國用兩受其利矣

陳海防民竈錢法三事順治十六年

戶科給事中臣王啓祚謹

奏為敬陳管見以佐太平事臣以草野腐朽荷蒙

皇恩特簡科員未効涓滴願抒微忠惟冀海宇底定共沐

清平國裕民足各安樂利恭逢

堯舜之主親見堯舜之化也謹列三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海上要務

皇上威德廣被奄有四海一統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

獨是海寇鄭逆雖釜底游魚不久就戮然尚未授首  
是猶卧榻鼾睡必至膏街擊鼓而後可抒

皇上東南之一顧也海上方畧或在廷諸臣或在外督撫  
亦既詳言之矣然臣有管見可見之施行者逆鄭雖  
生踞波濤勢不能不聚糧於平地臣以為宜效堅壁  
清野之計除高山峻嶺不可攀緣處所外凡平原曠  
野多築堅原墻垣迂迴其道相地廣狹間築城堡可  
貯糧石扎營寨兵可守望亦可設伏地如民產令民  
自築免其徭糧如係間曠當督守汛兵丁修築使彼

來無所掠去不能歸此坐而寤之一道也且沿海之  
人網魚為生不可舍之使有他適也蓋其人生長海  
上履波濤如平地鄭逆之長技皆海上居民所優為  
之得其人之一可以勝旱地人之百得其人之百可  
以勝旱地人之萬焉且其廬墓室家妻子兄弟素遭  
鄭逆騷擾劫掠鄭逆乃其讎也彼曰我而自復其讎  
有不為我効死力者乎宜將此等人擇其壯健於水  
營試驗其堪作水師者不妨照馬兵糧數給之則以  
慣習波濤之人擒彼飄搖海上之寇易易事耳是逐

鄭遂而殲之又一道也然尤有其要者臣聞防勦沿海一帶地方各有汎地界限汎地立則防勦必專然界限明或彼此歧視以臣愚見宜比照五省經略事宜於舊人中擇其素負疆場重望者一人加以經略職銜提督軍務駐劄江南地方北制山東以及天津南控福建浙江沿海地方專管海上擒勦事務一切錢穀刑名不必干預待事平掣回論功陞賞庶海上情形進勦機宜呼吸俱靈指臂相視立至底定無過此者方今

國家大務惟此一事苟期有濟即應設官另置衙署另添軍軍衙役在

皇上亦所不惜况江南廢藩廢勦府地盡堪駐劄是衙門不必再設於事甚省而於功有濟惟冀

皇上速見之施行也

一曰民竈經界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岳疏請

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清理荒熟田畝以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真朝野胥慶臣民同悅之舉矣



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地之不同而不知臣鄉更有竈地民地之不同也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溷於熟地之不可溷於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溷於竈與竈地之不可溷於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海濱廣圻厥篚鹽絺煮鹽之區也竈戶於海濱原有分就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下四等不同即下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地重輕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末以來典籍不存經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在官則運司徵竈

糧在有司則徵民糧甚至運司代竈民而與州縣爭州縣代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也則病民而其寔運司徵竈糧竈戶則詭其地而為民州縣徵民糧民戶又詭其地而竈於竈奸民並不納一糧也則又病國病民不可病國亦不可伏祈

勅下撫按專委該省道員與運使於產鹽處所公同督率該州縣詳核典籍詢問父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與州縣爭民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運司爭竈地審其何者為竈地即定之為竈不得

入錢清以自  
溷而入於民何者為民地即定之為民不得竈而入  
於竈詳明撫按

題報再祈各省有產鹽地方亦令該撫按照山東一例  
委官行查庶竈地民地各得清楚民地不納竈地之  
輕糧而國用不訕竈地不徵民地之重賦而民用不  
匱矣

一曰釐剔錢弊

皇上允該部疏請著為銀七錢三分之令列入大糧由單  
使上可行於下而下亦得行於上上下下通行全無阻

礙固宜錢益貴銀亦賤民用日舒國儲日裕也乃適  
來銀不加賤錢不加貴而錢法未見疏通者則以銀  
七錢三之法甚善而有司未之寔行者以於有司不  
便耳既無戡頭之折即無羨餘之入以貯私囊則携  
取不便以敬上官則餽納維艱所以由單則照例分  
派而收時則不用錢而用銀是名雖銀一兩派錢一  
千而其寔錢一千仍收銀一兩也與不派錢無異矣  
甚有巧於立法自設錢桌數張每錢一文必得銀二  
釐然後換給若非官桌所發之錢則不收是納錢一

千用錢四千較之用銀反一倍而二倍矣孰若不派錢之為愈也銀七錢三之法至此不幾窮乎是欲以疏通而反以壅滯此所以錢日賤銀日貴欲寶源之流行無礙也不可得了以臣愚見除銀七之數照常置櫃收貯外其錢三之數另置一櫃另設一役專司錢責如收錢而仍收銀以及收錢而多方取巧者撫按官立時指叅有司計贓坐罪收役重則處死輕則流徒如撫按隱匿不報許臺垣衙門別有確見指寔糾叅治撫按以拘縱之罪庶有司知所警惕而錢法

疏通矣伏祈

勅部議覆如果臣言可採統冀  
睿鑒施行

政歸簡易疏康熙四年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降一級照舊管事臣盧崇峻謹  
奏為政歸簡易以端治源事臣聞民生休戚動昭天象  
國家利弊寔繫民生使果弊盡革而利盡興自當有  
休靡戚矣臣竊以為國之大利在於政治簡易而國  
之大弊在於法令繁多何也夫法令一多則內外衙  
門在大官惟成例是遵每多查駁之煩在有司惟功  
令自畏有不違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

施撫字之仁耶且因叢迫之際以至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矣若政治一歸簡要則大小臣工各有暇豫之精神衙門各役莫施鬼域之伎倆是害不除而自絕利不興而自溥不必求遂民生而民生自遂故古來止頌寬大之為義政未聞以文法之繁為善治也夫一法立則一弊生故法愈多而弊愈滋夫滋弊由於法多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辨而自明者矣向來立法之密其意在於除弊安民奚知弊反從此而滋民又從此而擾乎恭逢我

皇上智仁天縱知大計軍政之循陋規知考滿等第之恣營求而毅然傳之知四部考成之繁瑣叢弊而歸併戶部綜核知各關差官之騷擾商民而責成地方徵收天下官民商賈已受無窮之福此即多事不如省事之明效也今日求治之法不須遠法前王只就皇上此念而擴充之將六部現行事例命其逐件講求如書有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獲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直至於必不可減而治存其大且要者則法令簡

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講撫字之術以遂民生而回天象不難矣

政專責成疏康熙九年

巡視中城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越謹

奏為風俗人心實係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撫則闕維持教化之源請

勅酌省科條以培元氣以專責成事臣恭繹傳到禮部

上諭首及人心風俗中列致治義政一十六條後以作何

訓迪勸導責成該管各官舉行倘獲中外祇遵翕然

丕變即堯舜成湯之隆理不過此也臣思州縣為親

民之官督撫為率屬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

乎法令我

皇上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法令寬平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養其精神發其材智盡其寔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第若父母終日多憂多懼自顧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貪虐害民者可以法繩之而遁法之吏其煩苦吾民者則寔無可如之何爾何以言之蓋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自不勝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戶

無寧宇矣自緝盜之法嚴則凡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扳連無辜者盡被搜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即受失主之累矣自緝盜之法嚴而捕盜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令太嚴遂不惜苛擾地方以圖免過總之上惟以法令繩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數也至於總督巡撫為

朝廷封疆大臣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是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消弭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有所責成而

終日搜求者不過此文移之瑣屑日月之遲速如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挪加派之弊至於冊籍錯誤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叅罰併及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徇枉賄賂之弊至於限期違誤律例疑似一經該部駁改而叅罰又及之則何也在處分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為督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終日手茫脚亂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暇求民間利害之源流

養地方和平之福澤以仰副我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哉臣愚請

勅部議課有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為上考其餘科條概從輕省俾其游及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聞教化大行之日而賦稅猶煩追呼奸宄尚難清肅者也察督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和樂者為稱職其餘叅罰各歸有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猶有叢脞以



累上司之叅處者也此即仰體我  
皇上以教化為先不專務法令之意寔先試於有司督撫  
於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  
此之謂歟

更新圖治疏康熙十一年

巡視西城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徐旭齡謹

奏為保泰要在敬

天  
修省務宜責寔請

嚴飭臣工更新整刷以弭災患事竊惟極治之世災異偏  
多如漢文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宋仁宗時彗星屢  
現載在史書此蓋

上天仁愛人君恐其因昇平而生怠玩故頻示災異以謹告  
之賢主謹於承

天  
惕厲憂勤寔心修省乃能化災為福

天  
人感應之理有確然不爽者伏見今年二月彗星見太白  
經天三月十九日雨雪冰雹臣書生不知占驗竊聞  
和氣致祥沴氣致異彗者氣之尤沴者也前此一見  
之後災異洊臻地震幾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  
聊生所恃哉

皇上賑濟蠲免數百萬饑民蒙

恩全活地方幸得安堵無事然民生亦極困矣今妖彗再  
見萬一復有水旱飢荒之應則以極困之民遭頻仍

之患其何以堪伏念我

皇上睿哲照臨寬仁愛育且又勵精圖治明作有為宜名  
祥不宜名沴特以大小臣工不能仰體

睿懷每多顧恤身家瞻徇情面莫肯擔當任事為國為民  
是災變之來皆羣臣之咎也竊思天下事權皆總持  
於六部而分寄於督撫責成至重乃部臣止期偷安  
而不以天下之利弊為心督撫止期免過而不以全  
省之民生為念因循推諉習以成風伏見六部事務  
堂官不即決斷而以查照說堂委之司屬該司亦不

熟諳條例甚至以擬稿委之吏胥駁察雖煩而清釐鮮效或偶事關重大每不肯定議即結而仍推諉於督撫如漕臣帥顏保議裁屯衛冗員歲省俸銀六十餘兩該督身在地方豈無確見何必又行江南督撫議覆如直撫金世德條請曉諭旗莊築牆立柵事關弭盜自應速行通飭何必俟其再奏方始允行又如河工虛報分數錢糧亦多扣剋經新任河臣

題知行舊督羅多回奏始議處分在先之估報何無察核至督撫膺全省重寄地方之利弊未見與除屬吏

之賢否未必深悉凡事轉行司道據詳具

題亦多朦混草率因循委却錢糧宜清也楚藩劉顯貴一案缺至九萬餘兩竟令優陞離任何無覺察盜賊宜獲也夥盜流入信屬一案浙江推之江西江西推之福建大盜至八十餘人業經閩境而閩撫尚以復往江西為辭何為全不端緝官評宜核也滇省知府李率祖既經白成功告發該撫何不從公察參平致煩平藩奏請

遣部員審理懲貪至亟也江南知縣陳恭一案移取孔貞

來口供福撫何為遲延不覆致使江督屢催懸案多年不結畧舉數端內外諸臣之怠玩推諉可見臣聞芻所以除舊布新值今

天象示儆正宜大破懈弛之積習而振作有為之氣象第思皇上敬

天念切每遇災變何嘗不特頒

上諭戒飭臣工而內外諸臣當修省之時其為殫心經畫興利除弊者何事也其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者幾人也是從來之修省止為虛文而全無實事請乞

嚴諭申飭內外大小臣工務須兢惕精勤力更故轍外而督撫宜屏絕餽遺盡除陋例潔已率屬毋得瞻徇情面容畱不職之員隱藏失察之弊

欽命事件照限速結地方利弊認訪悉陳內而六部堂官務將各衙門職掌逐一講求統天下之事勢情形而為便國便民之長計現行條例倘有煩苛窒碍者不必拘成法而憚更張重大機宜有關民生利病者勿謂難懸議而希推諉滿漢各司皆宜熟諳部務勤敏辦事逐案當堂定稿毋得假手吏胥有庸闇懈怠不

能稱職者堂官立行叅處尤須嚴剔蠹弊發覺奸私  
其他各衙門有官守有言責者皆當精白一心矢圖  
報効計康熙十二年京察不遠應即備查遵

諭修省以後行過事蹟是否寔心任事有無整刷更新部  
院以是黜陟督撫

皇上即以是甄別部院各衙門庶羣心儆惕百度澄清吏  
治登而民生遂可以化災召祥保億萬年長泰之慶  
矣

請端教養清吏治康熙十九年

戶科給事中臣孫蕙謹

奏為請端教養之源清吏治以重民生事竊惟帝王經  
理天下事起則議權宜時平則思經久而教養兩端  
其大者已然寄教養之責者全賴乎親民之一官漢  
明帝之言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則  
有司之廉貪即關民命之休戚久矣自兵興以來廣  
開捐納之途天下臣民皆體

皇上不得已之心而為一時權宜之計日前需餉正殷一

切事例自應照常捐納外獨有縣令一官則不可不為審擇者即如平民俊秀出其一時急公之心而祭之以青紫公私皆得其宜矣奈其間有積蠹大棍或籍之為藏身之符或假此為狡兔之脫所以加先用即用者急欲一到地方便肆其種種之豁壑然所捐納者幾何而以

朝廷之赤子地方之元氣任其朘削而不之恤其於得失之數孰多耶今仕路日淆濫等多端非借名曰吏員即借名曰俊秀如前任崞縣知縣之石渠新任萊蕪

縣知縣之朱允功現任景陵縣知縣之錢永皆出身不正行止不端名器何如其重而竟流為濫觴至此民社何如其重而竟付之匪人至此讀

上諭有曰愛養百姓曰興行教化若輩而望其講愛養興教化此理之必無者也前河南撫臣董國興入境即叅數人贓私纍纍迨則各省題報稱職者多而不稱職者寂無一聞總之若輩既攜重貲以買官獨不能用重貲以買稱職乎督撫視此輩為奇貨則加意徇庇可知矣相循日久吏治何時得清民生何時得遂

乎臣愚以為除已選者不議外請

敕下吏部行文各省嗣後令捐納人員赴部投供之時當  
向本省督撫取具並無娼優隸卒以及蠹棍甘結二  
套齋投部科以備稽查如有來歷不明或別行敗露  
或被科道糾叅即治督撫具結之罪如是而未選者  
知不可以漫嘗已選者亦知所以猛省是以捐納之  
中仍不失慎重爵服之意矣抑臣更有請者各省教  
職原有教育人材之責今皆統袴無知居然據舉比  
之席不知何所教授何所表率乎伏乞

敕下各直省學臣無論已任未任通加一番考校如文義  
稍通者始留原任如其年在二十以下胸無一字俱  
令其肄業三年後給文赴部仍授以原納之銜如是  
而教養之原一清其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

陳久治十策康熙三十三年

掌山東道江南道監察御史臣任宏嘉謹

奏為運際昌明之會恭陳久大之圖事欽惟

皇上深仁厚澤浹洽周流時序順成人民樂業中外乂安  
海宇清晏休哉邇隆極盛之軌已際茲時也正人心  
善風俗滌煩苛崇寬大息事寧人清淨畫一以游斯  
世於雍恬之中不易易乎敬抒管見陳之

一曰用黨交結之漸當謹也向來陞選外官與京官紛  
紛謁候固往來長奔競之風乃近者滿漢效尤其始



不過交際其繼必為餽遺其後必為愛憎而漸且門  
戶水火臣請嗣後趨承一切嚴行禁止則人臣無私  
交而公事無隳廢矣

一曰奢侈僭越之漸當謹也何者宴會繁多肴品錯雜  
固飲食有江河之憂乃近者廝役有纂組之華良賤  
同綺靡之習將物力必絀而等威必紊臣請嗣後公  
卿以至已仕者用緞未仕以至生監兵校用絹民人  
隸役用布則一見而秩然簡便而可行矣

一曰文武訐訕之漸當謹也近來督撫提鎮間有互訐  
者夫封疆大臣才品悉在

聖心其或不職自有科道糾叅旁人告發何容以同官互  
相攻擊况大吏如此則小吏效尤人更益效尤何以  
責民之無訟乎臣請嗣後治先發者虛誣必加等則  
文武盡和衷而彼此無猜忌矣

一曰紳衿吹求之漸當謹也紳衿之有不法者固自羅  
文網而原非必概為求庇乃近者上官有一毫之意  
指則下吏極百計之逢迎遂至有司視紳衿為仇讐  
奸民視紳衿為魚肉吹沙射影噓沫成波在在有之

臣請嗣後督撫務持大體毋矜苛察則士民皆休息而奸猾無藏形矣

一曰上下奉違之漸當謹也

國家之良法美意多阻格於奉行不力即如功令所禁佐貳之不得濫受詞訟營弁之不得濫受詞訟極為度越千古利益民生乃近來多陽奉陰違者矣臣請嗣後督撫寔心體訪嚴加察叅則地方得鎮靜而百姓無煩擾矣

一曰名器混淆之漸當謹也府州縣印官均民社所寄皇上宵旰憂勤為萬民生養之計則必重生養之人臣請嗣後守令悉用正途其以異途入仕者對品改用及加銜量授佐貳等官則吏治既澄清而循良自接跡矣

一曰常平侵漁之漸當謹也各省貯穀多報及額倘積累不已必有侵蝕浥爛之弊臣請嗣後每畝聽民輸錢數文可以備糶買之資可以佐賑發之費則年終易於稽查而久遠亦無朽蠹矣

一曰河工興建之漸當謹也從古無不遷之河惟治病

去其太甚身今賴

皇上鴻庥河道安瀾輓運迅便臣請歲加修濬增卑培薄以無替前規而已不必議開議築多致紛紜則物力常充裕而閭閻無勞擾矣

一曰情罪過當之漸當謹也旗人之逃非有風聲非有色認鄉邑無知之民視同過客倉卒不知暫留止宿又何從究其來歷乎一旦事發在逃人止於鞭刺而歇家乃至竄流輕重不符之甚如謂重禁所以止窩也然知其根據即輕罪亦必不敢犯倘失於不知雖

誅之亦為徒死臣請嗣後準本人之罪為酌中之條則聖德廣好生而用法無枉縱矣

一曰積習膠固之漸當謹也吏部職闕用人積弊不可窮詰其陞遷則有趕缺壓缺之弊其處分則有忽重忽輕之弊臣請嗣後

敕下九卿徹底澄清將陞遷處分之法分晰款項勒為成書頒發各衙門倘有不遵成書者究叅重處則官方得澄叙而營競不公行矣以上十者於久道化成之時效千慮一得之助者也臣前後陳奏仰荷

聖裁因知無不言以答  
天恩於萬一耳

滌六虛除六弊疏 康熙三十六年

掌山西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荆元寶謹

奏為請滌六虛以責實除二弊以止奸共襄化理仰副  
睿懷事欽惟我

皇上宵旰敬勤掃平絕域固已法制咸宜應天順人矣乃  
吏治民生猶煩

咨傲頻頒

詔諭臣跪讀之下悚不自安竊以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  
也法立而奉以無私則百度維貞法在而視為具文

則庶事咸備今見我

皇上事事求之以實而臣下節節應之以虛且請約略臚陳以期精白盡職隨事核實焉一曰盤查之虛也年終清盤所屬庫帑杜侵欺也何以每歲盤報並未揭有虧空及至交代而虧蝕累累多者數萬少亦盈千歲計各省不下六七十萬豈隔歲果盡充盈不數月而侵蝕若此之多乎其為徇私虛揭可知二曰欽恤之虛也人命至重矧減宥防失入也乃或誣良燬煉深文緣飾速結免叅者屢經駁奏甚有供招確鑿

無隙可詰致煩差審者

聖明天縱固能燭照於無形豈臣下昏愚乃果聾聵於推問乎其為虛捏可知三曰薦剡之虛也循卓保舉必經府道司撫公訪又必歷俸三年蓋以年久則賢能茂著公荐則見聞自真期實效也何以奏請之時必曰清廉愛民催科有法及將離任而或勸民樂輸或硬派盤費甚至生事激變侵公帑婪私贓如謝廷樾李雲殷廷弼者非其平日吸民膏以獻媚則其臨時揭庫藏為營求其為荐剡不寔可知四曰題留之虛

也深仁異政士民誠悅扳轅者百不得一我

皇上惟恐以詿誤失賢良准與題請惜真才也乃貪位戀  
缺者因而請托上司賄買衿棍僱募城市多人捏詞  
保畱大吏不察誠偽不問職掌而并不遵

嚴旨有關差絕無與於士民而亦以愛戴請畱陳秉衡既  
嚴飭於前薩哈齊復混請於後可謂寔心憐才者乎  
五曰糾劾之虛也貪酷不謹罷軟老疾殃民不同處  
分各異必須鑒別不與庶民懲貪儆奸近見竒奸極  
酷之輩自知民怨沸騰計典不免預行賄賂營謀卓

薦大吏之稍恃公者猶或置之罷軟不及若其狗庇  
竟以卓異優陞移殃他地而以平常不職者指稱加  
派枉法列之貪酷及經發審動稱因公科歛挪移公  
用或言失察衙役並無入己甚有審屬無憑現請開  
復如垣曲縣知縣杜亮采者明係始也惡其不善逢  
迎舍不貪而苛小肯繼也利其因叅行賄巧脫卸而  
結案件此可謂寔心懲貪者乎六曰掌職之虛也官  
守言責各有專司使果真實奉公何難事事得當乃  
或以迎合長官為才能或以畏避忌嫌為稱職或以

因循塞責為守分同一事也忽援此例又忽援彼例  
惟求便私而已議一政也不曰定例相沿則曰遵行  
年久不必問當否也是非利弊時經

睿照駁改此可謂寔心辦事者乎臣請庫帑虧空責令本  
年盤查出結之上司均賠則不敢扶捏而錢穀得其  
實矣至於失入也曠官也薦劾題番也定例森嚴惟  
我

皇上至公至明常以惻怛寬仁開臣工以自新之路而臣  
下每多詐偽巧飾持寬大而倖免臣請嚴加

敕諭凡有發覺追究根株立賜

乾斷庶不敢行險僥倖而無事不寔矣抑臣更有請者六  
部吏胥之弊宜除也查外官犯罪吏有不稟阻之處  
分令部院書吏一切卷案皆被藏匿新遷之官非聽  
其指撥則茫無稽考故詰此則飾彼一任上下作奸  
莫能窮詰及至事發官有叅罰吏無處分此其所以  
牢不可破也臣請官交議處吏交刑部比照容留濫  
設承差等項一人者官笞三十加一等律官罰俸者  
吏枷草官降番者吏杖徒以次加等有脫逃者嚴行

原籍查辭則俾知犯法之不可倖五年無過皆得考  
職榮身而作奸者鮮矣又上司抑勒之弊宜除也親  
民之官莫如州縣官廉則民安官貪則民困願州縣  
一官通判以上皆其上司也近聞各處多借訪事為  
名家人衙役更番疊出陽稱路過陰言採訪不肯州  
縣饋遺進奉殆無虛月故有賃官之說蓋言州縣居  
官一月不派費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賃房一月  
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如涇縣知縣傅九鼎莅任  
未及數月而即為知府張綏遠家人逼縊此非其明

驗歟且查職官有犯律若所屬官被本堂上司非理  
凌虐亦聽開其寔跡寔封敬直奏陳等語且請嗣後  
如有此等抑勒許其開具寔跡寔封徑達通政司部  
院衙門奏

聞庶庶吏得生民命復甦矣



陳楚省堤工漕船邊缺三事康熙三十九年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郭琇謹

奏為謹陳地方事宜恭<sub>事</sub>惟

皇上宵旰不遑軫念民瘼殷殷南顧授臣湖廣總督允地  
方事務有繫民生者敢不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楚地素稱澤國則百姓以堤為命每於年終水患歲  
警等事案內將有無冲潰修築穩固字樣造冊達部

又奉有堤塍冲决印河各官俱照黄河之例處分全  
賴該管各官實力修築高厚以資捍禦如本年沔陽  
州之被水瀰漫及黃梅廣濟二縣之受隣省湖水瀰  
漫雖屬水勢汎濫所致然亦地方各官修築不堅厚  
之故也若不嚴定處分之例無以警惕應於每年秋  
成九月興修次年二月告竣如有冲潰被水漫溢者  
即將經修縣丞州同以及印官並原有考成督催之  
同知知府分別降罰畱任修好開復仍令該管道員  
不時查察至於修堤原係照糧役夫衿監俱應一體

出夫不得濫行優免庶糧少之小民獲免獨受其勞  
而糧多之衿棍土豪不得坐享其福如有抗違色折  
等弊或查訪確實或被人首告按照光棍例治罪庶  
管堤各官知新例可畏衿棍土豪知法紀難犯而國  
賦民生兩有攸賴矣

一查湖北預備漕船一百隻先因吳逆變亂之後軍旂  
船額未足且又歲歲回遲歷年動支輕費銀三分令  
各旂丁扣費七分催覓民船應用至康熙二十一年  
前參議道章欽文議照催覓例於各旂丁行月耗米

內每石扣銀一錢併於州縣應徵漕米內每石派銀一錢二分合共打造預備漕船一百隻前撫臣題准成造及此船造完而額設之數旂丁亦已造定每歲又依限回空受兌無誤歷今一十八載此船竟置勿用停泊河干皆致朽爛無存前糧儲道董紹孔詳請咨部銷案部駁不允責令修造但查出運額船原有三修銀兩給軍修理十年復動項大造今此隻船本非動支正項係屬派捐成造者既不出運又無三修大修之項已經一十八年之久而淋水濕日日停泊

江干以致朽爛無存今輓運船隻年年依限到次並無愆期即使此船尚存原屬無用倘若以無用之船重責修理則此船原公派四萬餘金斷非一二該管官弁可以措辦勢必仍照前議扣費派捐而軍民何堪此累况船毀板爛寔屬無船可修無法可設即使再行派造亦無需用之處不過仍前停泊終歸朽爛而已仰請

皇上睿鑒勅部銷案則軍民銜結無既矣如或額船回次偶遲責令兵丁催覓民船北運或亦不致有悞也

一苗民襍處之區如茶陵州等處調補熟識苗情官員  
查內有難治易治之分亦有才大才小之別未必盡能  
人地相宜且湖南州縣通計止六十餘缺而苗民襍  
處者已及其半似此苗缺甚多未必有如許可調之  
人倘此後選擇無勝任之員或雖能勝任而品級未  
當似應不拘資格借品調補仍照原銜陞轉是一通  
缺調補庶乎地方得人至官員調補苗地其撫字之  
間自必倍費心力冀望獎勵伏懇

皇上勅部議覆倘照邊俸陞遷俾人忘其苦累而益加奮  
勉亦愈可收得人之效也否則人皆甘於平常而不  
願為廉能矣再苗民襍處之汛防將弁有彈壓控制  
之責亦必得廉幹熟悉風土之員始能息威並用安  
輯苗民似應照文員一例揀選調補庶文武均得其  
人而地方可收實效矣以上三條皆切時宜伏祈

聖明睿裁

澄清吏治疏 康熙四十年

協理陝西道事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李發甲謹

奏為澄清吏治嚴禁科派以安民生以固邦本事欽惟我  
皇上聖明御宇道接唐虞德邁商周而孜孜圖治日昃不  
遑四十年來蠲租頻下賑荒屢施且不惜帑金數百  
萬專責河臣修築河道凡此憂勤惕勵之衷即古帝  
王飢溺由己之心不過是矣總期大小臣工精白乃  
心嘉惠元元共圖乂安無負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實意起瘡痍而登衽席也 臣維

國家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吏治而外之承流  
宣化代我

皇上分治天下兼總吏治以遂我民生者惟此督撫諸大  
吏督撫清則司道府廳州縣莫敢不清而民生遂矣  
督撫貪則司道府廳州縣莫不效尤而為貪而民生  
戚矣以一二省之督撫而論即關係一二省之民命  
安危以十五省之督撫而論即上關我

國家理亂治忽之原是督撫之任綦重誠宜慎擇其人  
以固邦本者也我

皇上開門明達求賢若渴得一賢良方正之士將畀以不  
次之擢所以獎廉抑貪風示天下其礪世磨鈍之大  
權至深且微矣今之直省各督撫品行端方清廉素  
著激濁揚清釐奸剔弊寔心為民者固久在

睿鑒之中而憑藉高位蒙上箱下壘斷黷貨苛求屬員朕  
削民膏者亦難逃

睿照之內督撫以司道為外庖司道以府廳為外庖府廳  
以州縣為外庖而州縣等官又總為總督司道府廳  
之外庖及語其究竟總百姓受之而害及於民而後

止臣請備言之百爾郡縣各有境土各有攸司皆朝廷所設之員非上司對立之人也明矣履任之後不過初次謁見以盡屬吏之分未聞絡繹省會曠職失業者至於刑名錢穀則有簿書期會以為程限嚴催完結鮮有不辦茲則府廳州縣一歲之內在省常多在署常少本地之城池倉庫命案逃人閭閻之疾苦生全以教以養皆置之高閣惟以奔走承順伺候上官意旨為第一著蓋由上官視屬官為手掌之肉可以榮辱予奪而惟其勢之所欲為屬負亦懼上官之真

能榮辱予奪而不敢不聽其命之所自至今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明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臣思辦國家之公事何妨大書於牌票批示中而必親身調入乃假公以濟其私者也殊不知一官入省省費者派夫馬有派贄見有派中伙長隨跟役有派上官一飯封賞四兩六兩不等上官一席封賞十二兩至二十四兩不等而又捏為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損銀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

至於平日之生辰節禮定為常規無足論矣而以常規之外種種取足於有司嗟此一官上司之誅求者衆如之何民力有不竭庫項有不虧也在循良之州縣出於無奈勢不能不派慮其禍之已及也在不肖之州縣從中射利固樂於派以夤緣鑽刺為才能以諂媚逢迎為循卓惠得患失無所不至廉耻盡喪官箴掃地既不愛惜名節安知民社視百姓如同魚肉嚼百姓不異豺狼遇清介之督撫此輩立掛彈章而遇要錢之督撫無不適逢所好總之迎合上司者臭

味相投舉為能吏持正不阿者冰炭不入目為庸才此吏道未盡清民生多未遂大可痛心者也所以督撫仗有司之膽有司藉督撫之庇公然私派畧無忌憚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舉相習為罕不可破之虐政肆意蠶食而無所憫恤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是何名也以我皇上愛養之赤子竭終歲胼胝俯仰俱不暇顧而於朝廷正供之外輒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夫以國家之大取民尚且有制也而若輩乃敢取民



無度如此國家亦安用此剝民之臣為哉臣思此等貪鄙之吏念念只營功名時時只顧身家刻刻只慮子孫而國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關即此營私虐民之一念縱逃憲典必伏冥誅殃及祖考害及兒孫無一而可然到底身名俱敗玷辱父母為鄉黨僚友所不齒何不清夜自思滌洗肺腸上報

國恩下撫窮黎不致作名教罪人之為愈也哉嘗見督撫

陞見時親聆

天語誥誡諄切何面從

聖訓而背多違悖殊有負封疆之重寄矣臣請

勅下該部嚴行各督撫痛革一應私派使窮黎荒陬僻壤深山窮谷之中莫不優游耕鑿共享昇平以含哺鼓腹於堯天舜日之內豈不休哉並不許私調府州縣入省如有司不能依限完結大則糾叅小則紀過而有司擅離境土私自干謁該督撫究治倘督撫仍藉公務為名調省勒捐許言官風聞叅究至於私派私欵令督撫加意密查務期盡淨倘督撫徇隱一經發

覺照例治罪若一省之內官不擾民私派絕跡即以  
徵督撫之賢能設一省之內民不安生仍行私派即以  
定督撫之貪縱每於冬季令各府州縣出具並無私  
派印結由該管司道督撫加具印結粘連地部查核  
如是則百官正而四海清寧萬邦咸若太和元氣在  
宇宙間而邦本永固矣

請退九門提督兼政康熙四十七年

戶部給事中臣高遐昌謹

奏為請復舊例以安民生事竊臣一介寒微八年邑令  
叨蒙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允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  
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  
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至意現在毛文學李元龍先後叩

閣葛雲鳴寬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  
聖明在上自有乾斷無庸置喙然臣諤叨  
知遇職忝諫垣何敢默默無言念

神京重地務期安靜稽考舊例所當請復一則三營宜  
歸兵部也查往年三營屬督捕侍郎管轄自督捕裁  
汰而權歸九門提督矣夫直省兵馬皆屬兵部掌管  
而京城三營專隸提督遂至驕兵悍將毫無忌憚由  
是為所欲為而兵部不敢過問則設兵為民之意全  
不諱矣請飭三營仍歸兵部稽查凡營務汛防晝夜

巡邏著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  
詐地方奸歹止許上緊緝拏不許私行拷訊一如外  
省武官定例則行伍肅清而良民安堵矣一則詞訟  
宜歸地方官也

輦轂之下居民稠密商賈輻輳觀

堯天舜日之光賡近悅遠來之盛自提督干預民詞而刁  
詐之徒勾通不法弁兵鼓浪興波擇人而食以致居  
民裹足而立行旅側目而視者比比然也夫五城有  
正副指揮吏目興平有兩縣印官巡城有御史順天

有府尹皆地方官也而逃盜人命重案又係刑部專管是審理有人題報有人何勞糾糾武夫張虎狼之威而遂魚肉之計也請將民間詞訟仍歸地方官管理庶各官得復舊日職掌而商夫再見天日矣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五城地方官各有分界街道係各坊官料理工部每年保題司官督理此舊例也自提督管理街道而內外出入前列三對馬兵後擁百十餘卒威行滿漢勢壓官民夫提督操練兵馬稽查門禁以防奸宄是其專責今乃縱其兵丁肆其貪噬是不惟無益於街道而且大有妨於兵制也請將街道

仍歸工部管理則民由坦平之路而道無豺虎之橫矣以上三條皆有從前舊例所當速歸各衙門掌管且防微杜漸勿使積重之勢日甚一日庶兵制民生兩有裨益云

國朝奏疏卷二十七

蕭山 朱樾 雲木 編次

政教

吏治中

請甄別大吏釐定會典

熊賜履

條陳滇省政治

楊名時

陳江蘇漕艘水利官政四事

鄂爾泰

條陳各部事宜

孫柱

請嚴藩臬衙門積弊

夏之芳

